

其大者也案陳說明晰劬也者王逸楚詞九嘆注文引詩云劬勞于野明魯毛文同劬數也者釋文引韓詩文眾經音義二十三引同陳喬樞云劬得為數者勞與勤同義釋詁劬勞病也勤勞也數亦勤之意數勞則病苦故韓詩以劬為數毛傳以劬勞為病苦也廣雅釋詁劬數也即本韓義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注**魯說曰矜苦也

齊說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疏**傳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箋爰曰

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調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歛之使有所依附○矜苦也者釋言文魯說也正為此詩矜人立訓矜人即呂覽貴因篇所云苦民總謂鰥寡孤獨可哀憐之人不言孤獨者文不備也爰及至下也漢書蕭望之傳望之議曰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蕭習齊詩明齊毛文同爰及者言惠必及於此四者之窮民宣王能行文王之政以成中興之美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注**韓說曰八尺為板

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

長四丈

疏傳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箋鴻鴈之性安

還定安集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

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

則板六尺○八尺至四丈左隱元年傳孔疏引許慎五經異義

韓詩說文視此疏所引為備也毛傳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鄭據

春秋傳以板六尺易之異義言戴禮同韓又言古周禮及左氏

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

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其言一丈為板於毛合則毛固據

古春秋左氏說矣今左隱元年傳都城過百雉杜注方丈曰堵

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雖未言板數以五板為堵

推之亦以丈為板仍即古說又公羊定十二年傳五板而堵五

堵而雉百雉而城則板與堵之數經皆未著無可推定而何注

以八尺為板反於韓合與毛鄭皆異孔謂鄭春秋傳為指公羊

非也據鄭駁異義言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

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

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為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

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可知者謂一雉三丈五堵案高一丈

仍長六尺則可知板六尺是鄭亦本春秋左傳為說也毛鄭皆

古文學左傳正春秋古文而其說有二故傳箋各主其一公羊

乃今文學故何注獨與韓同耳綜諸說觀之板廣皆二尺雉高

皆一丈堵皆五板城皆百雉韓詩及何休公羊說詳公羊則

皆五堵為雉雉長四丈板長三丈雉長三丈板長一丈毛不言雉準以古周禮左氏說則三堵為雉堵為雉與前說同雉長三丈與後說同板六尺則與二說皆異陳啟源云鄭引公羊傳以破毛傳又據左傳都城百雉為說於義較優胡承珙云古人以板為橫數堵為直數何注公羊云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此誤以板為長數孔謂其取韓詩傳其實所據韓詩惟八尺曰板之文所云堵四十尺乃自用春秋緯說與韓絕異知不足信也孔引王愆期公羊五堵注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為三此正與古周禮左氏合勝何注多矣毛雖不明雉數亦必以三丈為雉可知然則韓詩雉長四丈之說亦不足信也古尺一丈祇當今六尺有奇鄭駁異義不用古周禮左氏說其注考工亦云雉長三丈高一丈是皆謂一丈為板並無板長六尺之說陳喬樞云何休解詁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徐疏古者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卽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為二千尺通前後為二萬尺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據此公羊說雉制與韓詩合何氏據春秋緯公侯百雉二萬雉為三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推之鄭駁異義五百步為百雉不同愚案稽古以鄭義為優特沿孔疏之說胡承珙謂何韓皆不足信鄭箋說亦非意在申毛然板廣二尺以直言曰一丈曰八尺

曰六尺以橫言卽是以長數言也牆當先橫接乃可直築百堵
皆作非堵自爲堵卽非板自爲板此不足以破何也毛與古周
禮左氏說板長一丈堵五板仍長一丈以三乘一則一三如三
故一雉爲三堵而長三丈鄭箋板長六尺堵五板仍長六尺以
五乘六則五六得三故一雉爲五堵亦長三丈韓詩何解詁板
長八尺堵五板仍長八尺以五乘八則五八得四故一雉爲五
堵而長四丈皆積數之自然不妨並存鄭注考工仍言雉長三
丈高一丈並不與箋歧王愆期疑五堵之五爲三乃以古文說
今文實欲並廢八尺爲板之說謬也胡乃謂其勝何此不足以
傲鄭尤不足以破韓也陳喬縱推公羊之制謂如徐疏之說可
合韓詩如推何所據春秋緯之說則與鄭駁異義所言者不同
是誠然矣然徐疏所言步履自本公羊舊說不必更以緯說爲
疑陳立謂如鄭說則百雉之城不及二里未免過隘毛板說雖
與鄭殊亦雉長三丈則其隘同矣雉長三丈者爲過隘則韓詩
之雉長四丈者固宜勝也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疏傳究窮也箋此
之魯齊不著當同韓也陳奐云宣承厲王之變萬民離散遷徙
今雖病勞終有安居○陳奐云宣承厲王之變萬民離散遷徙
無常十月之交所謂徹我牆屋田卒汙萊也侯伯卿士爲之坏
垣牆補城郭正勞來安集之事箋謂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
牆壁則是勞民役非安民居矣胡承珙云此章劬勞屬流民言
與首尾
異非是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疏傳未得所安集則

所未至者此哲人謂知王之意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傳宣示也

及之子之事者我之子自我也作眾民為驕奢○王引之云宣驕與劬勞相對為文劬亦勞也

宣亦驕也左昭二十九年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易林需

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噬嗑方喙

謂宣示其驕也箋義為長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疏毛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

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

晚○易林頤之損庭燎夜明追古傷今刺咄精作陽弱不制

陰雄坐戾此齊說陳喬縱云列女傳宣王嘗夜臥晏起后夫人

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

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

子之罪宣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遂復姜后而

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宣王中年怠政而庭燎詩

作脫簪之諫當在此際宣王感悟能復勵精圖治所以為中興

賢主也愚案陳氏引列女傳姜后事以證易林之說是魯齊說
合所謂陰雄坐戾者殆即不出房之后夫人宣王能納諫改過
所以為賢而庭燎之詩亦
不為徒作矣韓說未聞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疏傳央旦也

丑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箋此宣王以諸侯
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晚之詞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胡承珙云鄭
風士曰既且釋文且音徂往也詳此傳訓央為且亦當音徂凡
歲月日時過去者皆謂之往夜未央者言夜未往也陳喬樞云
楚詞離騷云時亦猶其未央王注央盡也九歌云爛昭昭兮未
央王注央已也廣雅釋訓央盡也央已也訓與王同皆本魯詩
之義毛傳旦字即且形近之譌陸音子徐反則讀與渠近且渠
古通史記孔子世家雍渠孟子書作癰疽韓非子作雍鉏渠又
通作遽魏都賦其夜未遽庭燎晰晰王楙曰夜未渠央渠當呼
遽謂夜未遽盡也其說得之馬瑞辰云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
闔人為大燭於門外注庭大燭為位廣也闔人句唐石經無大
字無者是也庭位廣故特用大燭足見其餘皆不用今燭以葦
為心灌以脂膏古燭止用樵薪或以麻穉為之說文蒸析麻中
榦也司烜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蕢當從鄭司農說以蕢燭為
麻燭君子謂諸侯者胡承珙云闔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六

賓客亦如之則庭燎惟諸侯朝乃設之而常朝不用也今案諸書言賓至設燎尚未必定是諸侯末章言觀其旂與觀禮侯氏載龍旂弧鞬者合故知君子是諸侯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注魯晰作哲

鸞作鑿齊韓噦作鉞疏傳艾久也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

辰云未艾猶未央也傳訓艾為久正與說文訓央為久同義箋

芟末曰艾亦取艾割將盡之義左傳元年傳國未艾也哀二年

傳憂未艾也杜注並訓為絕小爾雅艾止也艾之訓絕又訓止

猶央之為盡又為已耳晰作哲鸞作鑿者張衡東京賦庭燎哲

皙又云鑿聲噦噦衡習魯詩是魯文如此釋文毛晰本又作皙

與魯合而鸞無異作本采菽泮水皆作鸞聲是作鑿為今文專

字矣齊韓噦作鉞者說文鉞車鑿聲也詩曰鑿聲鉞鉞魯作噦與毛同則作鉞者當為齊韓餘詳魯頌泮水篇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疏傳輝光也

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陳奐云言語詞箋訓我失之

庭燎三章章五句

泗水疏毛序規宣王也箋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愚案通篇意旨非

對王之詞
三家未聞

泗彼流水朝宗于海疏傳興也泗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箋

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馬瑞辰云河

衍聲相近說文衍水朝宗于海兒也廣韻引字統曰泗水朝宗

于海故从水行泗蓋衍之段借二章傳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

入也孔疏引定本作放衍無所入正河衍同義之證說文淖水

朝宗于海也淖即潮字是古說朝宗于海謂海潮上迎來受尊

禮鄭注尚書江漢朝宗于海則言納水趨海若周禮春朝夏宗

與此箋同疏義皆可通疏歟彼飛隼載飛載止疏箋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

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在心也○陳奐云海之朝宗隼之飛止
兩喻皆興諸侯朝天子首章言朝次章言不朝愚案如陳說是
言隼已飛而仍止飛者遭厲疏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
王之亂止者因宣王之興也
無父母疏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
女自恣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
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潛夫論釋難篇且夫一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六
二

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特命誰無父母言皆將為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言亂之既生有父母者其憂更深誰無父母坐視亂兆而不肯一留念乎言人盡放恣大亂必成王符用魯詩是魯義如此其愛日篇亦引此二句患公卿苟先私計而後公義謂其不肯憂國則又與毛義合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

疏傳言放縱無所入也箋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

○揚雄荊州牧箴其流湯湯明魯毛文同

歎彼飛隼載飛載揚

疏傳言無所定止也箋則飛則揚喻諸

侯出兵妄相侵伐○淮南精神篇高注飛揚不從軌度也正與此詩載飛載揚義合

念彼不蹟載起載行

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疏傳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箋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

憂不能忘也○蹟者迹之或字釋訓不蹟也字誤術不道也知魯詩同訓載起載行與載飛載揚相對為文正指諸侯跋扈之實周語賈逵注弭忘也是忘與弭同義

是忘與弭同義

歎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注韓說曰譌言誼言

也

疏傳懲止也箋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之守職順法度者亦是其常也訛偽也言

時不令小人好詐偽為交易之言使見怨咎安然無禁止○孔
疏詐偽交易之言者謂以善言為惡以惡言為善交而換易其
詞鬪亂二家使相怨咎也說文無訛字引詩作譌言寧猶胡也
言民之譌言胡不禁止之也譌言誼言也者玉篇言部引韓詩
文皮嘉祐云箋云譌偽也韓訓譌為誼誼亦有偽義說文誼詐
也廣雅釋詁誼欺也欺詐皆偽也廣雅釋言譌譌也左成十六
年傳注誼譌也是譌
誼二字轉訓並通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注韓說曰讒言緣間
而起疏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箋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
侯伯不當察之○馬瑞辰云上四句言王不能察讒下二句勉
諸侯以戒慎敬者戒也士昏禮戒女曰必敬必戒敬亦戒也說
文警言之戒也又曰做戒也釋名敬警也言苟不知戒則讒言
之興無已箋謂能敬其職讒人猶興其言失其義矣讒言緣間
而起者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李注引韓詩王應麟詩考以為
此詩內傳文選今本汲古閣文又韓詩外傳七傳曰鳥之美羽句
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詞者人畏
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
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
言其興此推衍之詞

詩三家義集疏 卷十六 鴻 之什 六
泗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疏毛序誨宣王也箋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後漢楊震傳野無鶴鳴之士楊賜傳速徵鶴鳴之士皆

指隱士言二楊皆魯說易林師之良鶴鳴九皋避世隱居抱道守貞竟不隨時无妄之解鶴鳴九皋處子失時處子即處士詩

言賢者隱居此齊說韓詩蓋同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注韓說云九皋九折之澤魯說曰澤曲

曰皋疏傳興也皋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箋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焉而野聞其鳴

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陸疏鶴鳴聞八九里九皋九折之澤者釋文引韓詩文廣韻二引同澤曲曰皋者王逸楚

詞離騷注文引詩云鶴鳴于九皋明魯毛文同論衡藝增篇亦云鶴鳴九折之澤二王皆治魯詩釋皋為澤曲以九皋為九折

折亦曲也曲至於九以言其深遠也與韓同義楊雄太玄經首次五鳴鶴升自深澤蔡邕焦君贊鶴鳴九皋楊蔡並用魯詩古

書引詩九上或無于字徐鍇說魚潛在淵或在於渚疏傳良魚

文繫傳通論中亦然蓋有二本魚潛在淵或在於渚疏傳良魚魚在渚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温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

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孔疏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為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愚案疏說精當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擇疏傳何樂於彼園之觀乎擇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擇箋之

往爰日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擇此猶

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案檀宜樹者擇宜下者

彼園猶國也朝廷宅山之石可以為錯注魯錯作厝疏傳錯石

清明如此故可樂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箋它山喻異國○魯錯作厝者淮

南說林訓高注璽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厝是也

修務訓注引詩同說文厝下云厲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為

厝陳喬縱云釋文云錯說文作厝今據淮南注引詩作厝知說

文所引是魯文非僞毛也眾經音義九引詩亦作厝漢書地理

志五方雜厝顏注引晉灼曰厝古錯字易小過注无所錯足釋

文錯本又作厝皆以音同通段愚案他山與彼園相應箋謂喻異國是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疏箋天高遠也○論衡藝增篇詩云鶴

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于朝廷也荀子儒效

篇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此之謂也史記滑稽傳東方朔荅客難云詩曰鶴鳴九皋聲聞

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荀王東方皆謂君子德修于身名聞

于遠申明魯義其意相同史記東方傳為裕少孫張衡思元賦

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塵外以警天兮據冥翳以

哀鳴應劭風俗通義六詩曰鶴鳴九皋聲聞于天王逸楚詞九章注鶴鳴九皋聞于天也蔡邕集蔡朗碑鶴鳴聞天此皆魯經文也韓詩外傳七孔子困於蔡陳之間荅子路以須時未引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推衍之詞明韓毛文同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疏箋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愚案見邦無道則隱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疏傳穀惡木也攻錯也○易為仇歸妹之頤同此齊詩以石攻玉說也愚案詩全篇比喻與匏有苦葉同體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疏毛序刺宣王也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祈父畿同

○詩汜麻樞口西祈父也易林謙之歸妹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轉憂與已傷不及母以養不及母為可傷也並齊說爪牙之士謂爪牙之屬也祈父掌祿士故其屬士怨之與下爪士解異魯韓見下

祈父注魯一作頡甫疏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箋此

日若疇圻父謂司馬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魯作頡甫者王符潛夫論班祿篇班祿頡而頡甫刺

陳喬縱云今本作班祿頗而傾甫賴顧氏廣圻以傾甫為顧父之誤即詩祈父也今案隸釋載高陽令楊著碑頌甫班爵宋洪适云詩以圻父作祈父此云頌甫蓋又借用案碑語正用此詩知三家今文作頌甫顧說甚瑯頌頌形近致誤賴字亦當作刺為是今訂正之愚案據易林現玉篇現作祈父是齊子王之爪韓並作祈父王用魯詩知惟魯作頌甫用段借字也

牙注韓子作維胡轉子于恤靡所止居疏傳恤憂也宣王之末

箋子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詞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姜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韓子作維者玉篇牙部牙壯齒也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子作維此據韓詩異文也陳奐云維為也與毛字異義同我王之爪牙斥祈父也愚案漢書陳湯傳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辛慶忌傳右將軍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馮奉世傳奉世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敘傳爪牙信布謂韓信英布也是惟尊官大將方稱爪牙之職武士卑官不得以之自命箋讀非韓義是也左襄十六年傳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杜注詩人責祈父為王爪牙不修其職此注尤晰穆叔賦詩即以祈父斥獻子皆謂大臣箋用齊義也

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疏傳士事也底至也

祈父職掌我王爪牙之事也說文底柔石也从厂氏聲或作砥至乃引申義底與底音義均別此篇之底與小旻之伊于胡底

同作底者誤爾雅底止也郭注底義見詩傳

祈父直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注韓饗作雍疏傳直誠也

也孰食曰饗箋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直誠釋詁文責祈父聽之不聰也饗與殮同說文饗孰

食也隸變作饗孔疏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饗謂陳饗以祭志養不及親或欲改志為恐者非韓饗作雍者外傳七曾

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

之逮親存下即引詩曰有母之尸雍雍古饗字韓許說合與齊詩傷不及母義同古訓如此黃山云詩三言胡轉予于恤即蓼

莪出則銜恤之恤蓋方居母憂而迫使服戎故作詩以寫怨也禮曾子問篇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

孔子日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喪也又問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

也鄭注伯禽封於魯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疏據史記時周公猶在此云卒哭者為母喪也子夏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故

問是母喪禦戎周代沿習雖已卒哭致事不能辟役而惟怨所
父之不聰妨其饗祭尸主也言己爲主祭之長子也於義亦通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注魯說曰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也衰亂

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咏而思之援

琴而長歌韓說曰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疏毛序大夫

箋刺其不能留賢也○白駒至長歌蔡邕琴操文魯說也賢友
居任而去蓋有甚不得已者范甯穀梁傳注序云君子之路塞

則白駒之詩賦說與琴操合彼朋至白駒藝文類聚二十一引
曹植釋思賦文韓說也陳喬樞云文選王粲贈士孫文始詩云

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
曹攄思友人詩云思賢咏白駒皆用韓義毛之說詩每以詩先

後限斷時代其說多不可從宣未失政尙非衰亂毛特以詩寘
於此斷爲一王之詩耳其爲賢人遠引朋友離思固無可疑而

必謂刺王不能留則詩外之意也齊說未聞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疏傳宣王之末不能
用賢賢者有乘白

詩三
卷一
六
鳴
鶴
之
詩

駟而去者繫絆維繫也箋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永今朝愛之欲留之○楚詞九歌王注繫絆也詩曰繫之維之據此魯義與毛同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箋伊當作繫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於焉者王篇焉是也言於是逍遙也蔡邕汝南周巨勝碑于以逍遙或魯詩有作以之本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疏傳藿猶苗也夕猶朝也○陳奐云藿猶苗承上章言也禾初生曰苗因之穀蔬初生皆曰苗場圃同地場即圃也場圃毓草木場有苗非禾也未之少者曰藿因之凡草木之幼少者皆曰藿傳不謂藿為禾猶不謂苗為禾也夕猶朝亦承上章言也

愚案在朝則皆王人去則客之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疏傳賁飾也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馬瑞辰云京房易傳五色不成謂之賁文采雜也上言白駒下不得言雜色正義蓋謂其衣服之飾非詩義也釋文賁徐音奔賁奔古通用詩鶉之奔奔表記呂覽引詩俱作賁賁是也

弓人鄭注奔猶疾也賁然蓋狀馬來疾行之兒爾公爾侯逸豫

無期慎爾優遊勉爾遁思

疏傳爾公爾侯邪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慎誠也箋誠女優遊使待時

也勉女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詞○案言爾是公侯則任大貴重與國同體慮逸豫之無期耳今官位不高誠爾優遊待時猶之可也若爾有速遁之思則願勉抑之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注韓齊空作穹韓說曰穹谷深谷也

疏傳

大也○玉符潛夫論本政篇云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明魯詩作空谷與毛同韓空作穹曰穹谷深谷也者文選班固西都賦李注陸機苦寒行詩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文惠棟云韞人為舉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曰穹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是古穹與空同陳喬樞云毛傳空大也雖訓與韓異而皆以空為穹之段借釋詰穹大也可證節南山詩不宜空我師傳訓空為窮案說文穹窮也是空窮之訓亦以空為穹之借字齊作穹者西都賦幽林穹谷李注引韓詩為證然班用齊詩此語當本齊文故知齊作穹谷也

玉疏

箋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生芻一束言欲以秣其駒其人如玉敬其德如玉

也易林坤之巽白駒生芻猗猗盛妹用齊經文後漢郭林宗傳載林宗有母憂徐穉來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引此

詩三
言三
家事
集政
卷一
六
詩二句言吾無德以
堪之可以推見詩義
以恩責之也○金玉者珍重愛惜之意恐其別去之後
不通音問王粲所謂無密爾音密猶秘也遐心即遁思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注齊說曰黃鳥來集既嫁不答念我父母思復邦國**疏**序毛

刺宣王也箋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黃鳥
至邦國易林乾之坎文陳喬縱云據焦氏所言詩義蓋女適異
國而不見答故欲復其邦族與毛異但在下者夫婦相棄亦上
之人禮教不至有以致之竹竿詩不答於夫出遊寫憂而已望
其機之轉也此則直云不我肯穀不可與處乃不答
之甚者曰復我邦族是自異國來嫁蓋畿內小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疏傳興也

集木啄粟者穀善也箋興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
失其性不肯以善道與我○馬瑞辰云廣雅穀養也小弁詩民
莫不穀甫田詩以穀我士女箋並云穀養也此詩
穀亦當訓養猶我行其野篇亦不我畜畜亦養也**言旋言歸復**
我邦族疏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
箋言我復反也○蔡邕述行賦言旋言復又曰復邦

族以自綴皆用魯經文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

復我諸兄疏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婦人有歸宗之義箋明當

杖期節女子于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傳為昆弟之為父

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注

云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服重者不自絕於其族

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案此

謂婦人雖外成他家有歸小宗之義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服

期也又齊衰節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傳何以服齊衰三月

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注云婦人女子在

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之子服齊

謂婦人適人有出必歸宗不自絕於宗子故為大宗之子服齊

衰也釋親宗族節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

為姑王父之姊妹為高祖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高祖

王父之姊妹為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王父之從

祖姊妹為族祖姑案此謂女子適人而姑姊妹不絕九族之親

明有歸宗也其姊妹與宗同父同父宗者也與宗同王父同祖

宗者也與宗同曾祖王父同曾祖宗者也與宗同高祖王父同

高祖宗者也婦人歸宗父母在則歸婦室父母既歿則歸於諸

時三家義集疏卷一六鴻鴈之什

父昆弟謂之小宗小宗既絕則或歸於諸大宗之家猶之將嫁之女祖廟既毀則必教於大宗之室

黃鳥黃鳥無集于桷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

復我諸父疏傳處居也諸父猶諸兄也○陳奐云小宗四大宗一五宗之昆諸兄也五宗之父諸父也故傳云諸

父猶諸兄也鄭駁五經異義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注齊說曰黃鳥採蓄既嫁不荅念吾父兄思復邦國

疏毛序刺宣王也箋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黃鳥至邦國易林巽之豫文陳喬樞云毛詩言採其遂

釋文遂本亦作蓄據焦氏言黃鳥採蓄是齊文作蓄似我行其野與黃鳥為一時事故並舉之如六月采芑吉日車攻之例毛

序義異詩述一人之事毛鄭則總一國而為詞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疏傳樛惡木也畜養也箋樛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取之月婦之父婿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

我就爾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孔疏引王肅以為惡木喻惡夫胡承琪云方就其居何得遽謂之惡至爾不我畜乃可為惡耳不應首二句即以惡木斥惡人愚案箋謂仲春樗生是也但此女行野之所見非嘉木所采亦非嘉卉言外意自含蓄不盡

我行其野言采其遽注齊韓遂作蓄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斯復疏傳遂惡菜也復反也箋遂牛薺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齊韓遂作蓄者齊詩見上曹植

七啟云霜蓄露葵曹用韓詩也陸疏遂今人謂之羊蹄名醫別錄云羊蹄一名蓄陶隱居注今人呼為秃菜即是蓄音之誤引詩云言采其蓄陸疏羊蹄定本作牛薺釋草薺牛薺郭注高尺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為飲則毛云惡菜亦非

我行其野言采其蓄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注魯思作惟姻作因

疏傳蓄惡菜也新特外昏也箋蓄蓄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壻之父曰姻我采蓄之時以禮來嫁女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

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釋草蓄蓄郭注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又云蓄蕒茅郭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六鴻鴈之什

注菑華有赤者為蕝蕝菑一種耳亦猶陵苕華黃白異名齊民
要術云一種莖赤有臭氣即爾雅之菑蕝茅毛傳所云惡菜也
一種莖葉細而香即爾雅之菑蕝郭注所云根白可啖也魯思
作惟姻作因者白虎通嫁娶篇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
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因謂夫也陳喬樞云魯毛文
異而義同釋詁惟思也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云姻不
失親是其證也愚案婦因夫而成故曰姻禮經所云合二姓之
姓之好也不思此義之重而別求外昏故曰不惟舊因

以富亦祇以異疏傳祇適也箋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

○陳奐云成即誠之借字論語引此以證愛惡之感與詩義略
同說文衣部無祇疑唐以前無從衣之祇字易坎釋文云祇詞
也富猶賄也即氓詩之以我賄遷也異猶貳也即氓詩之士貳
其行也言誠不以外昏之有財賄亦祇以舊姻之有貳行為可
惡也愚案周室中葉即有棄舊姻求新特之事降及漢世婚禮
大壞見於詩篇者甚多女子重前夫男兒愛後婦其殆亦祇以
異之嗣

音與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注魯說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

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

子孫之眾多也又曰昔周王德衰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

之疏毛序宣王考室也箋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眾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

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先祖○周德至多也漢書劉向傳向疏文楊雄將作大匠箴詩咏宣王由儉改奢張

衡東京賦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薛綜注斯干謂宣王儉宮室之詩也以上美宣儉也昔周至有之蔡邕宗廟祝嘏詞文皆

魯說也陳喬樞云蔡文上言遷都舊京而即引斯干之詩以證之是魯說謂宣王中興有遷都之事也姚鼐云周之都嘗數遷

文王居豐武王居鎬穆王居鄭懿王居廢丘宣王遭厲王之禍宜更擇都邑建宮室以斯干詩及王餞于郟度之蓋宣王都南

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郟間也太史公云雍旁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晚周嘗郊焉事不誣也故宣王鼓出於陳倉方周末東

遷之時而周人土之詩已作王在在鎬魚藻詩人以傷今而思古焉則未知其在鄭與在犬丘與抑宣王之世與又漢書翼奉

傳云奉以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乃上疏言宜東徙成周遷都正本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必有五年之蓄

然後大行考室之禮注引斯干之詩為證奉齊詩學也言遷都儉宮室與劉楊張蔡說合然則此詩魯齊同義矣韓說當同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六鴻鴈之什

秩秩斯干注魯說曰秩秩清也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疏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

箕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

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言時民殷眾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

如松柏之暢茂矣猶當作瘡瘡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

無相詬病也○秩秩清也者釋訓文蓋專為此詩立訓狀澗水

之清也毛作傳所未及采干即澗之借字考繫在澗韓詩澗作

干馬瑞辰云猶猷古通用方言猷詐也廣雅猶欺也詩蓋謂兄

弟相愛以誠無相欺詐即左傳爾無我虞我無爾詐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疏傳似嗣

戶南鄉戶也箋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

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

約之閣

閣椽之橐橐注魯閣作格橐作椽疏傳約束也閣閣猶厯厯也

橐橐用力也箋約謂縮板

也。椽謂搯土也。○案約縮皆謂以繩纏束之。魯閣作格者考工記匠人注引詩曰約之格格釋訓格格為舉也。說文格生革可以為縷束也。或據此以為當作格。格其說亦通。但格格自訓舉無勞改字也。椽謂搯土者孔疏取壤土投之板中搯使平均然後椽之也。搯者以手平物之名。故字從手玉篇。椽擊也。詩曰椽之橐橐。顧用韓詩是韓作橐。橐與毛同。廣雅椽椽聲也。作椽是用魯詩。橐即椽之消借。椽之椽椽猶椽之丁丁皆謂其聲耳。

風雨

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芋注魯芋作字

疏傳芋大也。箋芋當作撫。撫覆也。寢廟既成

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烏鼠之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魯芋作字者案陳喬樞云揚雄將作大匠箴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烏鼠攸去。芋作字蓋魯詩大司徒美宮室注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字。芋作字當亦用魯說。宇之言覆也。

如跂斯翼注韓跂作企

疏傳如人

魯作字正字毛作芋借字。如跂斯翼。然韓跂作企者。玉篇人部企翼爾。○孔疏如人跂足。竦此臂翼。然韓跂作企者。玉篇人部企舉踵也。詩云如企斯翼。毛詩釋文云跂音企。此引作企者。韓詩

之異字。跂企音義並同。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注韓棘作柶云柶隅也。革作

鞠云鞠翅也

疏傳棘稜廉也。革翼也。箋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韓棘作柶云

也有覺言高大也正長也冥幼也箋覺直也噲噲猶快快也正書也噦噦猶媚媚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媚媚然皆寬明之貌此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案釋言冥窈也本或作幼即窈之消借後遂誤為長幼之幼致生曲說陳奐云噲噲噦噦義未聞箋蓋用三家義劉向說上章下章上章謂前五章下章謂後四章此亦三家說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維虺維蛇疏傳言善之應人也箋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寢

有善夢則占之熊羆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玉篇草部莞似藺而圓可為席詩曰下莞上簟此韓說與箋訓異漢書藝文志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詩載熊羆虺蛇眾魚旒旗之夢明者大人之占以考吉凶此齊說也潛夫論敘錄詩稱吉夢用魯經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注魯維作

惟疏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

惟者潛夫論夢別篇凡夢有象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此謂象之夢也後漢楊賜傳賜上封事引詩惟

志述劉向云云則此所引乃魯詩之文亦當作惟維字誤也

乃生男子注韓說曰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明當

有事天地四方也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疏傳半珪曰璋裳下之

飾也璋臣之職也箋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裳畫日衣也衣

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玉以璋者明

成之有漸○男子至方也文選二十九棗據雜詩注引韓詩內

傳文此詩預言之擬議之詞也璋臣之職也者孔疏引王肅云

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械其泣嗶嗶朱芾斯皇注魯芾作

樸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

紼室家君王疏箋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

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魯芾作紼者白虎通紼冕篇天子

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詳具采芑詩朱芾斯

皇下愚案諸侯赤芾而箋云諸侯黃朱者諸侯入為天子三公九卿亦得賜朱芾惟是黃朱與天子純朱有別故也

也載弄之瓦疏也明當主於內事坊塲習其一所有事也○班

傳祿祿也瓦紡塲也箋臥於地卑之也祿夜衣

也載弄之瓦疏也明當主於內事坊塲習其一所有事也○班

傳祿祿也瓦紡塲也箋臥於地卑之也祿夜衣

也載弄之瓦疏也明當主於內事坊塲習其一所有事也○班

傳祿祿也瓦紡塲也箋臥於地卑之也祿夜衣

也載弄之瓦疏也明當主於內事坊塲習其一所有事也○班

傳祿祿也瓦紡塲也箋臥於地卑之也祿夜衣

也載弄之瓦疏也明當主於內事坊塲習其一所有事也○班

傳祿祿也瓦紡塲也箋臥於地卑之也祿夜衣

也載弄之瓦疏也明當主於內事坊塲習其一所有事也○班

傳祿祿也瓦紡塲也箋臥於地卑之也祿夜衣

昭女誠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臥之
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
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此齊說也韓楊作禘者釋文禘示之
方也者孔疏引侯包韓詩翼要文陳喬縱云禘說文作禘引詩
曰載衣之襜許引卽韓詩也禘者禘之消文耳正義引侯包云
示之方也明祿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義釋文云齊人名小
兒被爲禘玉篇禘祿也祿小兒衣也又云襜祿負兒衣也織縷
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小兒於背上也則禘之製蓋方而長
也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疏

傳婦人質無威儀也
罹憂也箋儀善也婦

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
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列女傳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
五節羈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
之志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有三
從之道也馬瑞辰云說文非違也从飛下翅取其相背廣雅釋
言亦曰非違也無非卽無違此士昏禮記所云父送女命之曰
夙夜無違命母曰夙夜無違宮事也箋以非對善言訓爲惡失
之說文儀度也儀通作義左襄三十年傳君子謂宋共姬女而
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王氏引之曰義讀爲儀儀度也言婦當
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儀又通作議左昭六年傳昔先王議事
以制議讀爲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爲斷制也今
案婦人從人者也不自度事以專制故曰無儀卽易家人爻詞

所謂無攸遂也公羊傳遂者主事也婦人無義事猶公羊言大
夫無遂事也左傳言婦義事者處變之權詩言無儀者處常之
道孟母引詩此句而釋之曰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
道也三從釋詩無非無擅制正釋詩無儀三家詩必有訓非爲
違儀爲度者爲列女傳所本婦有婦容毛傳謂無威儀
固非婦人以孝敬爲先卽善也箋以無儀爲無善亦非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

疏

毛序宣王考牧也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
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三家無異義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

疏

傳黃牛黑唇

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
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爲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牯者九
十頭言其多矣足如古也○釋畜牛七尺爲牯郭注詩曰九十
其牯案郭用舊注之文此魯義也陳喬樞云釋畜牛屬又曰黑
唇牯某氏注黃牛黑唇曰牯蓋牯名兼二義毛傳與某氏說同
但詩下章明言三十惟物毛云異毛色者三十也若以九十其
牯爲專指黑唇而言則與三十惟物句不合當主牛七尺曰牯
於義爲長愚案邢疏引尸子說六畜云大牛爲牯七尺此義最
古禮用羊者多羊以多貴故曰三百維羣天子無故不殺牛牛
以肥貴曰一元大武曰博碩肥臚則九十其牯已見物力之豐

足故雅訓用魯說專主七尺言以下兼有三十惟物句也毛訓
通謂黃牛黑脣與此經不合故舍人用之而邢疏不采說文主
毛乃獨取之然不能以之釋此經也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疏
傳聚其角而息濺濺然呵而動其耳濕濕然箋言此者美畜產
得其所○馬瑞辰云濺釋文亦作戢爾雅戢聚也周南傳戢戢
會聚也故傳以爲聚角貌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注韓訛作譌云譌覺也疏傳訛

箋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玉篇口部引詩或寢或叱叱動
也是正字當作叱韓作譌云譌覺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譌古訛
字陳喬樞云眾經音義十二云訛古文譌譌叱三形同蓋皆以
聲近通用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便程南譌釋詁訛
動也釋文云訛字又作爾牧來思何蓐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
叱亦作譌是其證也

物爾牲則具疏傳何揭也蓐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異毛色者

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說文衰下云艸雨衣
秦謂之萑萑下云雨衣一曰衰衣衰从艸後人加之也孔疏經
言三十維物則別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黑赤黃白黑毛色別異
者各三十也祭祀之物當用五方之色犬人鄭司農注物色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疏箋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博禽獸以來歸也麤曰薪

細曰蒸○淮南主術訓高注大者曰薪小者曰蒸明魯義與箋說同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

崩靡之以肱畢來既升疏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騫虧也崩

擾馴從人意也○不騫不崩者馬瑞辰云說文騫馬腹墊也史

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蓋騫本馬腹墊陷之稱引伸通

為虧損之稱故此詩及魯頌皆言不虧不崩說文虧氣損也損

曰虧亦可曰騫故漢書鼂錯傳外無騫汚之名胡承珙云騫謂

羊不肥崩謂羊有疾齊民要術羊有疾輒相汚又云羊有疥者

間別之不別相染汚或能合羣致死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者馬

瑞辰云列子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

西而西即此詩二句之謂升對上章或降于阿或飲于池蓋謂

升於高處非入牢之謂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

旒維旒矣室家溱溱注魯維作惟溱作蓁疏傳陰陽和則魚眾

旒所以聚眾也箋牧人乃夢見人眾相與捕魚又夢見旒與旒

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魚者庶人之所以

養也今人眾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
豚魚吉溱溱子孫眾多也○牧人者周官牧人之職詳具孔疏
魯維作惟溱作綦者潛夫論夢別篇詩云眾惟魚矣實惟豐年
旄惟旄矣室家綦綦此謂象之夢也此魯說溱溱綦綦皆借以
形容其眾多也漢書敘傳注引應劭音義云周宣王牧人夢眾
魚與旄旄之祥而中興應亦用魯詩也漢書藝文志詩載眾魚
旄旄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吉凶此齊說馬瑞辰云眾卽蠛
也乃蠛或體字春秋有蠛公羊皆作蠛文二年雨蠛于宋何休
解詁曰蠛猶眾也此詩眾又爲蠛之消借蠛蝗也蝗多爲魚子
所化魚子早荒則爲蝗豐年水大則爲魚卽蝗亦化爲魚埤雅
云陂澤中魚子落處逢早日暴率變飛蝗若雨水充濡悉化爲
魚是其證也此詩牧人夢蠛蝗化爲魚故爲豐年之兆眾惟魚
矣與旄惟旄矣二句相對成文爾雅維侯也侯乃也此詩二維
字皆當訓乃蠛乃魚矣謂蠛化魚旄乃旄矣亦謂旄易以旄蓋
旄本以繼旄者也說文旄錯革鳥於上所以進士眾旄有眾義
故爲室家溱溱之兆丁氏希曾亦云眾乃蠛字之省引見盧文
昭鍾山

札記

無羊四章章八句

鴻鴈之什十篇三十一章二百三十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六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節之什第十七

疏

案毛詩節下有南山二字今依三家文刪

詩小雅

節注齊說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

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

而俗敗

疏

毛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周室至俗敗漢書董仲舒對策文下云由是觀之天

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

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

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其患禍必至

也案董以節為刺周大夫爭田之詩此齊說師尹不善之事多

端而以爭田興訟好利至此鄙孰甚焉故舉以為言也三家皆

止以節標目大戴禮引式夷式已二句盧辯注云此小雅節之

四章盧蓋據三家文也左昭二年傳季武子賦節之卒章亦止

言三事身正
稱節惟毛連
南山為文耳

節彼南山注韓說曰節視也維石巖巖注齊維作惟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憂心如惓注韓惓作炎不敢戲談疏傳興也節高峻

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俱瞻視惓

燔也箋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

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為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

不敢相戲而談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節視也者釋文

引韓詩文陳喬樞云韓訓節為視者節有省義消節為省省視

亦為省故節得訓視下云師尹具瞻故韓以節為視與下文相

應也齊維作惟者禮大學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鄭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為政

者在下之民俱視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繁露山川頌云

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

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

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據此及董策引見

齊作惟山川頌言成其高大蓋亦以節為高大之貌與毛傳同

又禮緇衣漢書成紀詔伏理以齊詩授成漢書敘傳亦引赫赫

師尹二句明齊毛文同後漢郎顛傳顛拜章曰三公上應台階

下同元首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述齊義亦同惓作炎者釋文引

韓詩文又云字書作焱說文作夭才廉反小焱也案說文焱下
云憂也引詩憂心如惓段注謂說文引詩釋焱从炎之義當作
憂心如炎雲漢詩如惓如焚亦如炎之誤說文炎下云火光上
也美下云小熱也詩曰憂心如美段注節詩古本毛作如美故
傳云美燔也今各本如美誤作美鹽鐵論散不足篇引
詩人傷而作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明齊毛文同

斬何用不監注韓說曰監領也**疏**傳卒盡斬斷監視也箋天下

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監領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胡承
琪云監者臨也華嚴經音義引國語賈注云臨治也領亦治也
禮樂記仲尼燕居注並云領猶治韓訓監爲領猶訓監爲臨義
取理治也陳奐云用以也言國祚已盡滅斷絕愚案陳說是言
國祚已盡滅斷絕彼尹氏何以不起而臨治之潛夫論愛日篇
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據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
肯察民之盡瘁也又賢難篇夫宵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
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
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
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此魯說言命之靡常民之盡瘁無
言及天下諸侯意國既卒斬猶書祖伊
所云天既訖我殷命也不必如箋說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注三家瘥

言三事集政卷一
作嗟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慳莫懲嗟疏傳實滿猗長也薦重瘥

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吠谷使之齊

均也責三公之不平均不如山之為也謂何猶云何也天氣方

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懲止也天下之民

皆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

何○說文瘥瘡也無疫義三家瘥作嗟者說文嗟殘蒺田也注

據集韻類詩云天方薦嗟本三家文言天降凶荒人民流散田

蕪不治故云天方薦嗟與董說爭田事無涉義較毛作瘥為長

慳曾釋言文陳奐云慳當作替民勞慳不畏明說文引作替云

曾也曾者詞之舒也替曾皆從日會意釋詞云替莫懲嗟替莫

懲也言天降喪亂如此而在位者曾莫知所懲也嗟末句語助

耳訓為歎詞反贅十月之交曰胡替莫懲下無嗟字可證案

民言無嘉慳莫懲嗟與沔水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文義亦同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注魯氏作底秉國之均注齊均作鈞四方

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注魯毗作痺俾作卑不弔昊天不宜

空我師疏傳氏本均平毗厚也弔至空窮也箋氏當作桎鐻之

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

至重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

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

至重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

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

至重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

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

至重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

我之眾民也○馬瑞辰云說文氏至也本也从氏下著一也地也氏星一名天根亦取根本之義又云檣柱氏也古用木今以石案柱氏卽今之石礫礫在柱下而柱可立木必有根而本始建大臣之爲國根本亦猶是也魯氏作底者潛夫論志氏姓篇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績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陳喬樞云魯詩以此尹氏爲尹吉甫論其氏族溯其祖考是此詩陳古刺今傷師尹之不善其職也穀梁隱二年注氏羌之別種釋文氏本作底此氏底通段之證齊均作鈞者漢書律歷志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齊均作鈞陳喬樞云史記周本紀引書其罪惟均作惟鈞魏大饗碑夏啟均臺之饗鈞作均皆其證魯毗作痺俾作卑者荀子宥坐篇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據毗上敝維底秉國之均天子是痺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痺者毗之段借卑者俾之段借俾作卑與詩釋文同也說苑政理篇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也劉用魯說與荀子合俾民不作卑乃魯亦作本也韓詩外傳三引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此荀劉所本與魯義大同蔡邕東鼎銘毗於天子用魯經文不弔昊天者馬瑞辰云漢書五行志載左哀十六年傳昊天不弔應劭注昊天不善于魯鄭眾周禮大祝注引左傳作昊天不淑淑亦善也書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君奭弗弔天降喪于

殷逸周書祭公解不弔天降疾病王引之云弗弔天弗弔昊天皆當連讀猶此詩不弔昊天其說是也下章昊天不備昊天不惠均與不弔昊天同義蔡邕焦君贊太守胡君碑崔君夫人誄皆云昊天不弔用魯經文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瑣瑣姻亞魯說曰瑣瑣小也則無臚仕疏傳庶民之言不可信

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瑣瑣小貌兩瑣相謂曰亞臚厚也箋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

之則恩澤不信於眾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殆近也為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者無小人近罔之父

曰姻瑣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六位重其祿也○案以下刺王之詞言為政必躬親之淮南繆稱訓君子見善

則病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呂覽孟春紀高注亦引詩二句說苑反質篇齊桓公謂管仲曰羣臣

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弗作不蓋魯詩亦作本古本考文庶

民弗信弗亦作不仕察釋詁文弗問弗察則下人未罔其上矣馬瑞辰云勿未古通用禮文王世子未有原鄭注未猶勿也故

箋訓勿為未然以未罔二字連讀義終未洽釋詞以勿為語詞勿罔即罔猶之不顯即顯不承即承其說是也又云兩式字與

勿罔即罔猶之不顯即顯不承即承其說是也又云兩式字與

下章式月斯生皆語詞傳箋訓爲用非也胡承珙云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險卽危殆不險謂子夏交友必慎不因小人以致危殆也愚案夷者平情謂察吏必審已者剛斷謂不可必去故得不以小人致危殆瑣瑣小也者釋訓文魯說也孔疏引舍人曰計謀褊淺之貌旄丘瑣兮瑣訓小是單文亦然也陳奐云都人士箋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彼疏引此尹氏以證雖彼箋所言非經義而尹氏爲周室昏姻要必有徵此詩刺幽王而經言尹氏爲政不平欲王躬親則所謂姻亞當卽指尹氏

昊天不傭注韓傭作庸云庸易也降此鞠訥昊天不惠降此大

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疏傳傭均鞠盈訥訟也屆極闕息

夷易違去也箋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病時民傲爲之愬之於天屆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訥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

反復也○傭均釋言文傭作庸云庸易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傭傭之消易者平易也晉書元帝紀引詩昊天不融蓋本齊魯詩融亦傭之同音借字直言昊天不平昊天不順不斥尹氏也鞠

鞠古通作如屆者言王不至行政之處不視朝也上章弗躬弗

親卽其義君子如至而躬親其政則庶民弗信之心
息矣如夷者君子如平其政則庶民惡怒之心去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

不自爲政注齊誰下有能字政作正卒勞百姓疏傳病酒曰醒

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肯止之
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
醒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卒終也昊天不自
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式語詞也言不善之昊天亂無有止而月且斯生使民不得
安馬瑞辰云玉篇醒一曰醉未覺也說文作一曰醉而覺而下
脫未字正義據誤本解之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景公飲酒醒
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又曰今日飲酒而三日寢
之三日寢卽上文醒三日也則醒正醉而未覺之稱從玉篇是
曹植應詔詩憂心如醒用韓經文釋詰成平也成平互相訓上
章秉國之均均亦平也與秉國成同義卽執國政也萃者瘁之
借字國之大臣皆有爲政之責何以不自爲政坐視敗壞使百
姓至於瘁勞乎此兼責朝臣齊誰下有能字政作正者禮緇衣
引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鄭注傷今無此人也
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
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陳喬樞云周官八成有以版圖

聽人訟地者齊家以是詩為刺大夫緩義急利爭田成訟故傷
今之無人莫能秉國成而治之也潛夫論敘錄卒勞百姓用魯
文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注魯說曰蹙蹙速

鞫也韓說曰騁馳也疏傳項大也騁極也箋四牡者人君所乘

恣王不能使也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

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新序雜事五夫處勢不便豈

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

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潛夫論三式篇人情莫不以己為賢而

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

項領汪繼培注此引詩以明大臣怨乎不以則以四牡項領而

不得騁喻賢者有才而不得試中論爵祿篇君子不患道德之

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

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此魯說易林噬嗑之歸妹未濟之明
夷履之剝否之屯並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此齊說又隸釋堂
邑令費鳳碑栖遲歷稔項領滯畜抱朴子嘉遁篇空谷有項領
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勸學篇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博喻篇兩
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皆用三家文明古義如此謂賢
者之栖遲無所也馬瑞辰云說文唯烏肥大唯唯然也傳蓋以

項為唯之段借故訓為大然三家之說皆如此則不自毛始蓋
 馬項負軛不行蹙縮癰腫有如重項失其駿也箋以為喻大臣
 自恣失之蹙蹙速鞫也者釋訓文釋言慄感也王引之云感當
 為蹙儀禮古文縮字皆作蹙栗與蹙皆局縮不申之義故此箋
 訓蹙蹙為縮小詩小明召旻傳並云蹙迫也釋訓速蹙蹙惟
 速鞫也速者馘之段借說文廣雅並云馘迫也速鞫義為窮迫
 蹙蹙蓋逼迫之兒故爾雅以速鞫釋之騁馳也者文選登樓賦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射雉賦注左思詠史詩注引同馳作施
 形近致誤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疇矣疏傳茂勉也懌服也箋相視也方爭訟

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矛矣言欲戰鬪相殺傷矣夷說也言大
 臣之乖爭本無大讐其已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疇
 酢也○茂盛也其相惡盛時幾欲持矛相刺及事平而怨釋則
 如賓主相酬酢總之爭利而已謂小人之情態無常此即指爭
 田與訟而言

昊天不平注韓說曰萬人顛顛仰天告訴我王不寧不懲其心

覆怨其正疏傳正長也箋昊天乎師尹為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萬

人至告愬文選任昉百辟勸進賡注暨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荀子正名篇楊注顯顯體貌敬順也陳
喬樞云箋釋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云不善乎昊天愬之也此
詩屢言昊天如昊天不庸昊天不惠又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及
此昊天不平皆呼天而愬之詞章句云云蓋卽釋此詩也愚案
詩言昊天不平使我王不得安王不懲止其邪心而反怨諫正
者是未
如何也

家父作誦注三家家作嘉以究王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疏

家傳

父大夫也箋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也以窮極王
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訛化畜養也○三家家作嘉者蔡邕
朱公叔謚議周有仲山甫伯陽父嘉父優老之稱也是魯詩作
嘉父漢書人表嘉父與譚大夫寺人孟子並列中上士冠禮伯
某甫鄭注周大夫有嘉甫甫或作父是齊詩作嘉父知韓同也
說文誦諷也詢下云說也从言匈聲訥下云或省易林大過之
坎坐爭立訟紛紛訥訥詩言王所言所行紛訥不定故作此詩
以窮究王訥亂之說而終望王化其心以畜養萬邦也陸賈新
語術事篇詩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
治此之謂也陳喬樞云魯詩學出荀卿卿仕楚陸賈亦楚人其
說詩當本荀卿蓋
魯詩畜或作蓄

節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三家無異義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疏傳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將大也箋

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恆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為之憂傷訛偽也人以偽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淮南秦族訓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水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於人有以相通也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白虎通災變篇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霜之為言亡也陽以散亡王逸楚詞九章注孔甚也詩曰亦孔之將皆魯說也漢書五行志引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馬瑞辰云訛言孔將是聽不聰也念國為虐是急虐也民今無祿是極貧也而正月繁霜箋以為恆寒之異信乎天人相感其理不爽陳喬樞云漢志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與齊詩同一師法劉向五行傳論即夏侯所推傳向集而論之翼奉傳言奉事君蒼治齊詩為始昌再傳弟子其言齊詩五際皆推本五行以著

天人之應箋蓋用齊說也易林
晉之蹇正月繁霜用齊經文
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

瘋憂以痒疏傳京京憂不去也瘋痒皆病也箋念我獨兮者言我獨憂此政也○釋訓京京憂也後漢質帝紀梁

太后詔曰憂心京京后習韓詩所用是韓經文釋詁瘋痒病也
舍人曰皆心憂憊之病也孫炎曰瘋者畏之病也陳喬樞云爾

雅釋文瘋詩作鼠案鼠即瘋之段借毛古文作鼠三家今文作
瘋今毛詩云瘋憂以痒此改從三家今文非毛舊也雨無正篇

鼠思泣血尚
作鼠字可證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憂心愈愈注魯愈作瘵說曰瘵瘵病也是以有侮疏傳父母謂文武也我

我天下瘵病也莠醜也愈愈憂懼也箋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
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

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自口自從也此疾訛言之人善
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

謂其可賤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訛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
○魯愈作瘵瘵瘵病也者釋訓文毛作愈愈用段借字則作瘵

瘵者魯
詩也

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疏傳惛惛憂意也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

也箋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幸罪也人之尊卑有

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

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民人

見遇如此當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視烏集於富人之室以

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惛當作惛釋詁惛惛憂也漢書

郭太傳陳蕃實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既而歎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李注言不知王業當何

所歸郭鄭同時郭之解詩與箋意合義本三家特箋參用傳意

耳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注魯說曰夢夢亂也

韓說云惡貌也齊夢作芒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疏傳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王者為亂夢夢然勝乘

也皇君也箋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

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為

反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王既能有所定向復事之小

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伊讀當爲緊緊猶是
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誰乎欲天
指害其所憎而已○韓詩外傳七載晏子對齊景公未引詩曰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韓說乃箋所本夢夢亂
也者釋訓文魯說也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說文夢不明也
不明卽昏義惡貌也者釋文引韓詩文昏亂不明卽惡貌也齊
夢作芒者文選陸機歎逝賦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卽
用此詩李注芒芒猶夢夢也淮南俶眞訓其道芒芒昧昧然是
芒芒之義與夢夢同魯韓同毛則作芒芒者齊文也黃山云十
月之交傳騰乘也箋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此傳訓
勝爲乘卽此義故王述之申傳云王旣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
言暴虐也傳又云皇君也乃王自謂君如帝天誰敢言憎怨乎
正傳所謂爲亂夢夢然也箋
乃云欲天指害其所憎失之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靈莫之懲疏

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此喻爲

君子賢者之道人尙謂之卑况爲凡庸小人之行謂小人在位
曾無欲止眾民之爲僞言相陷害也○馬瑞辰云釋山山脊岡
釋地大陵曰阜釋名岡亢也在上之言也陵隆也體高隆也天
保詩如岡如陵明以岡陵喻高詩意謂訛言以山爲卑而其實
爲高岡高陵懲當讀無徵不信之徵謂訛言如此顯然乃莫之
徵驗以刺君聽不聰愚案馬說較晰但懲字不必改徵言訛言

顯然曾不懲止此詛言所以益肆也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疏傳故老元老訊問也君臣俱自謂聖也箋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漢書藝文志或者不稽諸躬而忌詠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此齊說與箋意合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注韓魯局作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

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注魯維作惟齊踣作趺脊

作迹蜴作蜥疏傳局曲也踣累足也倫道脊理也蜴蜥也箋局

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韓局作跼者曹植卞太后誅跼天踏地用韓經文魯局作跼者說苑敬慎篇孔子論詩至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達上離俗則危身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之謂也此魯說局作跼與釋文毛又作本同薛綜西京賦注跼偃僂也後漢李固傳居非命之世天

高而不敢跼地厚而不敢踏或下疑脫兩不字意與說苑合張衡西京賦豈徒跼高天踏厚地而已哉蔡邕釋誨天高地厚而跼踏之皆用魯經文魯維作惟者列女楚野辨女傳引詩惟號斯言有倫有脊說文踏下云小步也詩曰不敢不踏越下云側行也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越陳喬樞云踏越古通用故詩兩作說文肉部以踈爲古文踈字其明證也魯韓皆作踏則作越者當是齊詩齊蛄作蛄者荀悅漢紀王商論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爲蛄蛄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愚案荀悅云不敢投足卽說文訓越爲側行步之義悅用齊詩所引踏當作越今漢紀仍作踏蓋後人順毛改之蛄作蛄亦後人誤改鹽鐵論周秦篇詩云謂天蓋高蛄蛄蛄蛄師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爲蛄蛄桓用齊詩惟蛄字未改說文蛄下引詩曰胡爲蛄蛄亦據齊文耳齊脊作迹者繁露深察名號篇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譎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原本皆號名而達天意者也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惟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陳喬樞云董子以號爲名號與箋說異據此推知齊詩之義蓋局越於訛言之相誣陷嫉時是非倒置邪說亂正故陳此義以爲刺也說文倫一曰道也玉篇迹理也故董云惟名號之

言有道有理不可不深察也胡為虺蜴者後漢左雄傳雄上疏
曰詩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陳喬樞云爾
雅以虺為蝮虺蜴皆有毒能傷害人故畏之雄此
說本齊詩之訓尋鹽鐵論周秦篇引詩語意亦同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疏傳言朝廷曾無傑臣抗動也仇仇猶警

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閒辟隱居之時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

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

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王既得我執畱我其禮待我警警然

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案釋

訓仇仇敖敖傲也敖警同釋文引舍人郭注以為傲慢賢者禮

緇衣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鄭注言君

始求我如恐不得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

不親信我也廣雅釋言執執緩也王念孫云集韻執執緩持也

執執通作仇仇緇衣注言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即此緩持之意
與廣雅同義蓋本於三家也陳喬樞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
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三復詩詞緩
於用賢之說為切而傲賢之義為疏矣王則字勸求我歸詞緩但字
集傳始
釋之法則始
釋之非
詩意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注齊揚作陽寧作能魯威作滅疏傳厲惡也滅之

與禱滅之以水也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箋茲此正長也

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爲惡如是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燦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

喻有之者爲甚也○齊揚作陽寧作能者漢書谷永傳永對曰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

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王應麟詩攷引如此今漢書仍作寧知後人所改也漢書敘傳炎熾燎火亦允不陽張晏曰天子盛威

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熾矣據二文知齊詩揚作陽同聲借字也五行志引褒姒威之亦出齊文魯威作滅者列女周

褒姒傳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云云未引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楚詞天問章句言褒姒事同蓋本魯詩呂覽疑

似篇高注亦引詩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知魯威作滅與釋文毛或作本同威滅古今字之異也

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疏傳寤困也大車重載又棄其輔將請伯長也箋寤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二節之什

之難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輪墮也棄
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
矣○案終猶既也言王之行事既其長可憂傷又仍寤於陰雨
猶言又重之以陰雨謂大亂作也班固漢書敘傳敢行稱亂寤
世薦亡謂淮南父子兩世相仍再亡其國箋訓寤爲仍蓋卽用
齊義易毛也釋詁郡仍並訓爲乃邵晉涵正義云郡通作寤引
箋爲證楊雄法言孝至篇郡勞王師王引之謂卽仍勞王師是
寤郡音訓互通魯詩當與齊同說本陳喬樞陳奐云輔者揜輿
之版大東傳箱大車之箱也方言箱謂之輶爾雅棊輔也棊與
輶通箱取輔相之義則輔卽箱矣大車揜版置諸兩旁可以任
載今大車旣重載矣而又棄其兩旁之版則所載必墮此其顯
喻也左僖五年傳宮之奇設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兩喻呂覽權
勳篇虞之與號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號之勢
是也先人有言曰唇亡而齒寒韓子十過篇淮南人間篇並有
此文然則車之有輔猶齒之有唇最相切近人之兩頰曰口輔
亦曰牙車其命名卽取車輔之義自來解者不識輔爲何物正
義謂輔是可解脫之物以今人縛杖於輻爲比況之詞若是則
棄輔未卽墮載恐於經義無當也載輸爾載者易林泰之同人
多載重負捐棄于野齊
義是也伯長釋詁文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疏傳員益也箋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願猶視也念也女不棄車
之輔數顧女僕終用是踰度陷絕之險女曾不以是為意乎
以商事喻治國也○輻亦作輹易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輹釋
文本又作輻壯大也大其輻即益其輻所謂員兩輻也然即輔
輻足恃而將車之僕又當屢顧念之則可以不輸爾載雖絕險
終必踰之譬之世亂雖棘終克有濟也曾是不以為意可乎黃
山云毛鄭不為輔作訓必當時所共知釋詁輔備也說文備輔
也備从人猶僕从人本以人為輔大車載物以僕御車必以備
輔行而護持其車蓋古法自如此車行侍輪輻老子三十輻共
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載重踰險下有
沂輻之患即上有輸載之虞為之輔者或挽或推所以助其車
兵車有車右右助也輔備也亦助也箋言棄女車輔乃請長者
見助猶言棄女車右耳上章棄輔而呼將伯伯人也本章不棄
而屢顧僕僕亦人也則輔同為人可知孔疏謂車不聞有輔是
車內圉無名輔之件矣故疑如今人縛杖於輻為可解脫之物
乃從釋木輔小木生義近儒或易為伏兔或易為車箱二者皆
附車而成不能解脫者也且棄伏兔車先不
可行棄車箱物先不能載其義視孔又短矣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注**齊炤作昭憂心慘

慘念國之為虐**疏**傳沼池也慘慘猶戚戚也箋池魚之所樂而
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

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
○案箋喻最晰即節篇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意齊炤作昭者
禮中庸引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言伏處而人見之甚明意
各有屬鹽鐵論誅秦篇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明齊毛文
同漢書武帝紀引
此二句亦三家文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疏傳言禮物備也洽合鄰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
遠慙慙然痛也箋彼彼尹氏大師也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
兄弟相親友為朋黨也此賢者孤特自傷也○案詩言小人朋
黨飲食宴樂合和鄰近周旋昏姻惟我孤特自傷憂心慙慙然
痛也易林咸之无妄睽之家人
並引婚姻孔云齊昏皆作婚

仳仳彼有屋注魯說曰仳仳小也齊韓仳作佻藪藪方有穀注

魯作速速方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楛注魯作天天是加芻矣

富人哀此惇獨注魯惇作煢疏傳仳仳小也藪藪陋也君天之

也此言小人富而寔陋將貴也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天
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楛破之言遇害甚也此言王政如是富

人已可憚獨將困也○此此小也者釋訓文是魯與毛同齊韓作侑者說文侑小兒从人冫聲詩曰侑侑彼有屋與魯異當爲齊韓文也藪當爲遯說文速籀文作遯此詩遯遯三家作速速釋訓蹙蹙速速惟速鞫也速鞫義爲窮迫釋文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是經本無有字魯作速速方穀者後漢蔡邕傳釋詢云速速方穀天天是加王應麟詩攷云邕傳注載韓詩作速速方穀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並也盧文弨云章懷先引毛詩速速方穀及傳箋云云然後云韓詩亦同謂與毛鄭之說同作穀也下云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乃章懷釋邕之文故用此字蓋字王氏乃以爲韓詩之說誤矣愚案速速方穀者言小人窮迫驟貴方穀而行豈用魯詩此魯作穀也郝懿行云蹙蹙縮小之貌與遯皆爲狹小之意故釋以速鞫於義亦通天天是加者疑魯詩本無椽字笱析加可爲二字加字上屬爲義下作可以富人故蔡文用詩作天天是加也馬瑞辰云說文誣加言也是加與詠譜義同言民今貧而無祿者雖天天盛美不免受譖於人也天天形近易譌毛詩本譌作天遂誤以君釋之耳魯傳作莞者孟子書引笱矣富人哀此莞獨趙岐章句云笱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莞獨羸弱者耳王逸楚詞離騷注莞孤也詩曰哀此莞獨趙王皆用魯詩是魯作莞楊雄元后誄哀此嫠獨雄亦用魯詩以莞字不便施之元后故便文易字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

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詩譜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此詩為周幽王時十月辛卯朔日有

食之鄭箋用緯說改為周厲王時日食阮元云大衍術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梁虞劇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術定交

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授時術議曰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蓋自來推步家未

有不與緯說異者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為往古所無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言厲王時者斷難執以

爭矣阮說詳學經室集馬瑞辰云唐傅仁均及一行並推算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辰時日食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

皆震又曰是歲三川竭岐山崩與此詩百川沸騰山冢率崩合仍從毛詩刺幽王為是愚案漢書梅福傳數御十月之歌是十

月之交三家亦有止作十月者毛詩正義本詩末作十月八章四字唐石經同今諸本皆增之交二字矣三家義當與毛同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疏

傳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月臣道日君道筭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

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微謂不明也彼月

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為異尤大也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案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當是之時日

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引

今此下民二句後漢章帝紀建初五年詔引亦孔之醜句皆明魯毛文同孔疏引詩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交氣之交周十月夏

之八月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為君辰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

之為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為臣秉權而為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主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漢書翼奉傳奉上封事曰

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後漢馬嚴傳嚴上封事曰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

徵嚴承家學當亦齊詩郎顛傳顛上封事曰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變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

者陰精盈虧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

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

之醜變不虛生各以類應人道
停于下效驗見于天皆齊說

日月告凶注魯告作鞠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疏箋告

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

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魯告作鞠者劉向封事又

引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古告鞠通故

魯作鞠後漢章帝紀元和三年詔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明齊毛文同荀

經文左雄傳雄疏曰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明齊毛文同荀

悅漢紀六引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荀

用齊詩曷蓋誤字韓詩外傳五言君者民之源也云云未引

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彼

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注魯食作蝕齊維作惟

齊說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韓說曰

于何猶奈何也疏箋臧善也○魯食作蝕者史記天官書月蝕

常也日蝕為不臧也說苑政理篇詩所謂彼

日而蝕于何不臧者史記集解劉向以為日月蝕及星逆行非

太平之常自周衰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及上引日

月薄蝕日有蝕之明魯作蝕食蝕今古文之異也月食至臧矣

漢書天文志引詩傳文上引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

食于何不臧維作惟陳喬樞云此所引齊詩傳也詞馬彪續漢志言馬續述

並天交志續馬當一馬拔父子詩文皮嘉祐云于何猶如何于猶如也易介于石即介如石也

如又通奈晉語奈吾君何奈何如何也韓詩乃詁訓通段之證

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疏傳燿燿震電貌雷也箋雷電過常天

遊注靈燿電貌詩曰燿燿震電此魯說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

三十五引詩含神霧曰燿燿震電不寧不令此應刑政之大暴

故震雷驚人使天下不安漢書李尋傳尋對曰詩所謂

燿燿震電不寧不令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此齊說

百川沸

騰注韓騰作滕山豕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

莫懲疏傳沸出騰乘也山頂曰豕高岸二句言易位也箋峯者

君道壞也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憯曾懲止也變

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荀

子君子篇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

騰亦引此詩山豕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

莫懲此之謂也孔疏引詩推度災曰百川沸騰眾陰進山豕峯

崩人無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小臨大李尋傳尋對曰

五行以水為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

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今川

詩三家義集流

卷十二節之計

百

言三家事身直 卷一
水漂涌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于
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雷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易林晉
之困高岸為谷陽失其室又明夷之比深谷為陵衰者復興此
齊說韓騰作滕者玉篇水部詩曰百川沸滕水上涌也玉篇所
引據韓詩知韓作滕也
胡憺莫懲解見節篇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注齊番作皮韓作繁家伯維宰仲允膳夫

注齊仲允作中術聚子內史注齊聚作擷蹶維趨馬注齊蹶作

槩耦維師氏注齊耦作萬魯作踴豔妻煽方處注魯豔作閻煽

作扇齊豔作剡韓煽作偏處作熾疏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

字番聚蹶耦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

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

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

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子奪之法趣

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

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為

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日以卿士云○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

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才明小

人乘君子陰侵陽之象也。潛夫論本政篇吞秦消息陰陽不並
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禹皋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
踣聚而致災異。此魯說漢書人表以皇父卿士司徒皮太宰家
伯膳夫中術內史掾子趣馬燮師氏萬並列下下在幽王褒姒
之後。此齊說皇父卿士箋言兼擅者孔疏云於六卿之外更爲
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擅爲名。故謂之卿士。胡承珙云周禮
六卿分職三公不過兼官都官之制。非經所有。經典言卿士者
甚多大率六卿中執政者是也。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
杜注王卿之執政者是也。此章首言皇父卿士下二章又專稱
皇父則此卿士當是六卿之長。番維司徒者陳奐云鄭語幽王
八年鄭桓公友爲司徒。詩作於幽王六年爲司徒者番也。齊作
皮者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蕃音皮是蕃有皮音故亦作皮
儀禮既夕云設披注言今文皆爲蕃。鄉射禮皮樹中注言今文
皮樹爲繁。豎韓作繁者釋文文漢書百官表繁延壽注繁作婆
是古皮繁同音故又作繁也。家伯維宰者家氏春秋桓十五
年天王使家父來聘是其證。家伯或作冢伯者譌也。孔疏宰對
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
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易林萃之蒙家伯爲
政病我下土又漸之井家伯妄施亂其在官此齊義言家伯爲
政足見宰爲太宰非宰夫矣。周官膳夫上士二人齊作中術者
陳喬樞云術與述同古又通作允亦通作聿。詩文王聿修厥德
傳聿述也。漢書東平王宇傳作述。修厥德詩大雅聿懷多福箋

亦云聿述也繁露郊祭篇作允懷多福皆術允古通之證周官
內史中大夫一人齊聚作撮者同音段借字周官趣馬下士阜
一人徒四人書立政篇有趣馬蹶蓋宣王時蹶父之後以字爲
氏齊蹶作概者漢書五行志注引詩概維趣馬人表作蹶乃字
誤周官師氏中大夫一人集韻引詩作捩維師氏據唐石經初
刻從手後改從木則捩乃柄之變字齊柄作萬者顏注萬讀曰
捩漢書游俠傳有長安萬章急就篇有萬段卿魯作踞者潛夫
論本政篇作踞是魯作踞豔妻傳以爲卽褻媼方言豔美也
魯豔作閭偏作扇者漢書谷永傳昔褻媼用國宗周以喪閭妻
驕扇日以不臧又云抑褻閭之亂外戚班婕妤傳云哀褻閭之
爲郵是褻媼閭妻確爲二人顏注閭嬖寵之族也魯詩小雅十
月之交篇曰閭妻扇方處顏不見魯詩當是漢魏諸家舊注引
述魯詩之說而顏襲用之也齊作刺者中候穢雜戒云刺者配
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孔疏以皇父家
伯仲允蓋與后同姓刺中候又云昌受符厲倡夔期十之世權
在相自光武信識舉世風靡說者遂以刺爲厲王后故左雄傳
雄上疏云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褻刺用權七子黨進以刺配厲
乃後人妄改者自康成用識注經中候更成鐵案而此詩分屬厲
王矣案閭刺音隨字變齊魯不同學者各據所聞爲說其非褻
媼甚明幽王之好內嬖必不止一褻媼詩人隨時紀實亦猶漢
成初年許班之貴舉其寵盛者而已幽王十一年戎滅西周其
得褻媼史記在三年此詩作於六年當時申后之眷已衰而褻

嬖之嬖未甚三夫人之內必更有剡姓擅寵者天子八十一御
妻則在妃嬪之末皆得名妻不必如箋敵夫之說也至八年而
鄭桓公友代爲司徒可知剡氏已替嬖氏益張遂有奪后之事
說詩者先襄後剡正以襄爲后耳韓煽作偏處作熾者說文偏
熾盛也詩曰豔妻偏方熾
與齊魯不同蓋韓詩如此

抑此皇父注韓詩曰抑意也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

我牆屋田卒汙萊注韓詩曰汙穢也白子不戕禮則然矣疏時傳

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
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
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
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詞戕殘也言皇父旣不自知不是反
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抑意
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宋綿初云戴侗六書故論語抑與之與漢
石經作意與之與大戴禮武王問師尙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
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後漢書隗囂問班彪曰抑者縱橫之事
復起於今乎抑意一聲之轉豈曰不時者馬瑞辰云時謂使民
以時下言田卒汙萊是奪民時之證皇父不自以爲不時也民
之力作爲作使民力作亦爲作箋云役作我正以役釋作廣雅
役使也役字胡爲我役卽胡爲我使也孔疏云汝何爲使我

詩三
卷之
節之
什

言三參事集正 卷一
役作築邑之日於役作上增使我二字以釋之失箋指矣韓詩外傳七載司城子罕相宋事末引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明韓毛文同卒盡也田不治則下者汙而水穢高者萊而草穢污穢也者玉篇水部引韓詩文皮嘉祐云左文六年傳疏洿者穢之別名眾經音義引字
林污穢也汙洿字同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懋遺一老俾守我

王注韓詩云懋閭也魯守作屏擇有車馬以居祖向疏傳皇父甚自謂

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織內諸侯二卿懋者心不欲自彊之詞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畱衛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向者周東都畿內有二一爲左傳隱十一年桓王與鄭之邑寰宇記向城在孟州河陽縣二十五里杜注所云軹縣向上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者也一爲襄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杜注向城在長社東北水經渠水注沙水首受洧水於長社縣東東北逕向岡西卽鄭之向鄉也長明溝又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左傳諸侯師於向者也方輿紀要云在開封府尉氏縣西南五十里愚案濟源之向周初爲蘇子邑桓王與鄭尚繫之蘇忿生其前不得別封他人則皇父所邑當爲尉氏

之向三有事者陳啟源云傳云有同國之三卿司是誤文王制
鄭注小國亦三卿白虎通封公侯篇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皇
父作都卽是列國此箋作二卿三之誤文也愁閭也者釋文引
韓詩文說文欬又讀若銀愁从欬聲故字與銀通左昭十一年
經厥愁公羊經作屈銀是其證也銀閭同音故韓訓作閭說文
閭和說而諍也玉篇閭和敬貌與說文訓愁爲謹敬義合言皇
父不能謹敬事君商雷舊人以衛我王也魯守作屏者蔡邕陳
太邱碑天不愁遺一老俾屏我王又焦君贊不遺一老屏此四
國蔡用魯經文守皆作屏以居祖向者馬瑞辰云居者語詞以
居祖向猶云以祖向也猶之爾居徒幾何卽言爾徒幾何也我
居圍卒荒卽言我圍卒荒
也箋訓居祖爲往居失之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注魯黽勉作密勿魯

韓囂作替魯又作替敖魯說曰警警毀也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噂沓背憎注三家噂作傳職競由人疏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

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囂囂眾多
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椽譜囂囂然孽妖孽謂相爲災
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
逐爲此者由主人也○魯黽勉作密勿囂作替者漢書劉向傳

詩三家義集流卷十二節之什

向上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
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替替
密電雙聲字勿卽勉也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所
以趣民故遽稱勿勿是勿有勉義故得通假向云勉强正以勉
勉說密勿又作替敖替替毀也者釋訓敖敖傲也釋文引舍人
本作替替毀也云眾口毀人之貌卽囁囁傳義潛夫論賢難篇
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媚
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聖人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此皆魯詩本也
韓作替替者釋文引韓詩文囁者說文聚語也引詩傳沓背憎
三家作傳者說文傳聚也引詩傳沓背憎此三家文與左僖十
五年傳引同說文沓語多沓沓也是傳沓卽聚語也聚則笑語
背則相憎小人之情狀其主競逐爲此態者由人爲之非天降
之孽也易林解之節下民多孽君失其常又乾之臨疾愍
無辜背憎爲仇蒙之革謙之復恒之艮同俱用齊經文

悠悠我里注魯悠作攸韓里作瘞亦孔之瘳四方有羨我獨居

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注魯說曰不徹不道也我

不敢傲我友自逸疏傳悠悠憂也里病也瘳病也羨餘也徹道

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四方之人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逸
逸豫也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魯悠作攸者釋訓攸攸

嘒嘒罹禍毒也樊光曰詩云攸攸我里陳喬樞云攸字卽悠之
省今本爾雅作儻與樊本異毛意以里爲痠之段字鄭用魯義
故與毛異是陳氏以雅訓攸攸爲憂與毛釋悠悠同里讀如字
與鄭義同也以里爲所居之地與下我獨居憂句意不復韓里
作痠者玉篇疒部痠病也詩云悠悠我痠玉篇所引是韓詩與
毛訓義同不徹不道也者釋訓文魯說也陳奐云天命不道言
天之令不循道而行遂有日食震電之變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親屬之臣心不能已故不敢傲友之逸豫所謂敬天之怒無敢
戲豫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

而無正也○雨無正集傳載劉安世見韓詩作雨無極序作正

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呂東萊讀詩

記載董氏引韓詩則作雨無政序亦作正大夫刺幽王也並引

章句曰無眾也案詩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是兼刺正大夫

之詞非正大夫刺幽王也劉董之說未足據信易林乾之臨云

南山昊天刺政閱身蒙之革謙之復恒之艮同陳喬樞云據此

說知齊家卽以昊天爲篇名取首句浩浩昊天語焦氏以南

山昊天二詩對舉南山卽指節彼南山之詩下句刺政閱身刺

詩三定義卷下 卷一 節之十

政承南山言謂赫赫師尹不平謂何也閔身承昊天言謂若此無罪薰胥以鋪也愚案陳說甚新但節南山篇名三家作節毛作節南山無以南山名篇者焦氏以南山昊天相對究係文言以為篇名竊所未安姑從蓋闕三家詩義當與箋同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疏傳駿長也穀不熟曰饑疏不熟曰饉

箋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德致使昊天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案詩每借天以刺王箋謂王不能繼長昊天德非也呂覽下賢篇高注鵠讀浩浩昊天浩據此魯毛文同新序雜事五云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一人乎言饑饉之災自天降之以喪我民也王又不平其政以斬伐我四國則饑饉之災亦王召而降之也魯詩訓義無諸侯侵伐意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注魯

弗作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注韓淪作勳

鋪作痛魯齊淪作薰疏傳舍除淪率也箋慮圖皆謀也王既不

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昊或作旻孔疏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漢書敘傳顏注引此亦作昊天玩箋語兩昊天知古本作昊也魯弗作不者楊雄豫州牧箴不

慮不圖用魯詩文敘傳注引詩不慮不圖箋語亦同知三家作
不也韓淪作勳鋪作痛魯齊淪作薰者後漢蔡邕傳下獲薰胥
之辜李注引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
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
詩漢書敘傳薰胥以刑顏注引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師也
胥相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今據李注韓別作勳晉云然者
蓋亦作本薰薰勳古通用故蔡用魯詩字亦作薰易艮卦利薰
心釋文引荀本作勳釋訓炎炎薰也釋文本本作薰云亦作薰皆
其證漢書楚元王傳注應劭引詩論胥以鋪應用魯詩當作薰
胥疑後人順毛改字譌淪為論鹽鐵論申韓篇詩云舍彼有罪
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
傷無罪而累也淪字亦後人所改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

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疏傳戾定也勸勞也覆反也箋周

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
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
罷勞也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
肯晨夜朝暮省王也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
反出教令復為惡也○周宗當為宗周傳寫誤倒左昭十六年
傳引詩正作宗周既滅是詩本作宗周之證鄭箋詩時所見毛

詩尚作宗周故解作鎬京與赫赫宗周同今箋作周宗者後人因經誤作周宗而併改之也孔疏謂宗周周宗文雖異而義同誤矣國人所亂厲王出奔故云宗周既滅靡所止戾也馬瑞辰云大宰建其正鄭注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左襄二十五年傳自六正五吏杜注六正三軍之六卿晉僭立六卿爲六正則天子六卿本名六正可知古以三公司天地人爲三事白虎通引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是三事爲三公之義周書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某氏傳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蓋官職雖多天地人三事足以統之周語夙夜敬也後漢章帝紀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帝學魯詩明魯毛文同左傳朝夕獻善敗于寡君又曰子革夕子我夕皆以朝夕見君爲朝夕莫肯承上文離居言且畏其暴也潛夫論救邊篇詩云庶曰式臧覆出爲惡明魯毛文同言王流彘之後靡有悛心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疏傳辟法也箋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爲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

信如行而無所至也凡百君子謂眾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蔡邕集蔡朗碑如何昊天明魯毛文同詩謂王法言不信而已不必專爲我言凡百君子承上文三事大夫等言之既隨王行因

亂離而廢君臣之禮不敬王即不敬身也不畏王即不畏天也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憺憺日瘁傳戎兵遂安也誓御侍御也瘁病也

箋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輓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輓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憺憺憂之大臣無念之者○國人仇王戎興於內故成而不退楚語韋注誓近也飢成不遂惟侍御左右之臣以為憂病獨夫情狀可以概見後漢蔡邕傳釋誨云誓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亦用魯詩文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聽言則答諧言則退注魯訊作諄答作對疏傳以言進退人也箋訊告也眾在位

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者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詞距而違之有諧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羣臣並為不忠惡直醜正○釋文用訊徐音息悴反告也戴震云今本訊乃諄之譌訊問諄告義各不同陳風墓門歌以訊之釋文云

本又作諄與此同當作諄為是魯作諄者陳喬樞云陳風歌以諄止諄予不願列女傳及楚詞章句所引魯詩皆作諄此詩箋

正云諄告也則魯詩作諄無疑新序雜事五齊宣王謂閻丘邛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

詩曰聽言則對諧言則退庸得進乎漢書賈山傳退諱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天下已潰莫之告也詩曰聽

詩三家義集流卷十七節之什

言則對譖言則退答皆作對雙聲變轉此魯詩文傳釋此詩云以言進退人也蕩傳對遂也禮月令遂賢良注遂進也易大壯不能退不能遂虞注遂進也爾雅對遂也郭注引詩對揚王休對揚謂進揚聽言者順從之言謂王聞順從之言則用而進之聞讒譖之言則斥而退之導諛受譖此所以莫肯用諛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休疏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哿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剗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還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

順說爲上○案詩言哀哉此不能言之賢者其趨事非恃舌之出話也維以其身盡瘁於王事而已若哿矣能言之小人但聞其言之巧如流水滔滔不絕常使其身處於安閒之地於事無裨也是以君子務實潛夫論本政篇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此魯說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

友疏傳于往也箋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迫且危急迫且危

亂離而廢君臣之禮不敬王即不敬身也不畏王即不畏天也

戎成不退 飢成不遂 曾我誓御 憺憺日瘁 **疏** 傳戎兵遂安也誓御侍御也瘁病也

箋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輓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輓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憺憺憂之大臣無念之者○國人仇王戎與於內故成而不退楚語韋注誓近也飢成不遂惟侍御左右之臣以為憂病獨夫情狀可以概見後漢蔡邕傳釋誨云誓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亦用魯詩文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聽言則答 譖言則退 **注** 魯訊作諄 答作對 **疏** 傳以言進退人也

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者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其以詞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其為排退之羣臣並為不忠惡直醜正○釋文用訊徐音息粹反告也戴震云今本訊乃諄之譌訊問諄告義各不同陳風墓門歌以訊之釋文云本又作諄與此同當作諄為是魯作諄者陳喬樞云陳風歌以諄止諄予不顧列女傳及楚詞章句所引魯詩皆作諄此詩箋正云諄告也則魯詩作諄無疑新序雜事五齊宣王謂閻上邛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漢書賈山傳退諂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天下已潰莫之告也詩曰聽

詩三之義莫克 卷一之節之什

詩尚作宗周故解作鎬京與赫赫宗周同今箋作周宗者後人因經誤作周宗而併改之也孔疏謂宗周周宗文雖異而義同誤矣國人所亂厲王出奔故云宗周既滅靡所止戾也馬瑞辰云大宰建其正鄭注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左襄二十五年傳自六正五吏杜注六正三軍之六卿晉僭立六卿爲六正則天子六卿本名六正可知古以三公司天地人爲三事爲白虎通引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是三事爲三公之義周書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某氏傳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蓋官職雖多天地人三事足以統之周語夙夜敬也後漢章帝紀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帝學魯詩明魯毛文同左傳朝夕獻善敗于寡君又曰子革夕子我夕皆以朝夕見君爲朝夕莫肯承上文離居言且畏其暴也潛夫論救邊篇詩云庶曰式臧覆出爲惡明魯毛文同言王流彘之後靡有悛心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疏傳辟法也箋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爲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

信如行而無所至也凡百君子謂眾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蔡邕集蔡朗碑如何昊天明魯毛文同詩謂王法言不信而已不必專爲我言凡百君子承上文三事大夫等言之既隨王行因

亂離而廢君臣之禮不敬王即不敬身也不畏王即不畏天也

戎成不退 飢成不遂 曾我誓御 憺憺日瘁 **疏** 傳戎兵遂安也誓御侍御也瘁病也

箋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輓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輓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憺憺憂之大臣無念之者○國人仇王戎興於內故成而不退楚語韋注誓近也飢成不遂惟侍御左右之臣以為憂病獨夫情狀可以概見後漢蔡邕傳釋誨云誓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亦用魯詩文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聽言則答 譖言則退 **注** 魯訊作諄 答作對 **疏** 傳以言進退人也

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者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詞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羣臣並為不忠惡直醜正○釋文用訊徐音息悴反告也戴震云今本訊乃諄之譌訊問諄告義各不同陳風墓門歌以訊之釋文云本又作諄與此同當作諄為是魯作諄者陳喬樞云陳風歌以諄止諄予不顧列女傳及楚詞章句所引魯詩皆作諄此詩箋正云諄告也則魯詩作諄無疑新序雜事五齊宣王謂閻丘邛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漢書賈山傳退諱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天下已潰莫之告也詩曰聽

詩三之義真疏 卷一七節之什 三

言則對諧言則退答皆作對雙聲變轉此魯詩文傳釋此詩云以言進退人也蕩傳對遂也禮月令遂賢良注遂進也易大壯不能退不能遂虞注遂進也爾雅對遂也郭注引詩對揚王休對揚謂進揚聽言者順從之言謂王聞順從之言則用而進之聞讒諧之言則斥而退之導諛受諧此所以莫肯用諛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休疏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哿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剗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還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

順說為上○案詩言哀哉此不能言之賢者其趨事非恃舌之出話也維以其身盡瘁於王事而已若哿矣能言之小人但聞其言之巧如流水然滔滔不絕常使其身處於安閒之地於事

無裨也是以君子務實潛夫論本政篇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此魯說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

友疏傳于往也箋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迨且危急迨且危

友疏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迨且危急迨且危

以此二者也。○馬瑞辰云：釋詁使從也。故箋以從釋使。二云字皆臣答君之詞。云不可使謂若事之不正者。卽云不可從此左傳所云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也。亦云可使謂事雖不正。因君從之。亦云可使此左傳所云君之所可。據亦曰可也。正義不知箋以從訓使。乃曰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謂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意。殊失箋指。愚案馬說是可。使不可使。卽今諺云：此事使得使不得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

誰從作爾室。疏傳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

反者也。箋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彘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詞。○案詩言我謂我友。爾何不遷於王之新都。則答以無室家可居。且憂思泣血。無言不以疾爲解。曾不思昔爾出宗周而離居於他處之時。誰相從爲爾作室乎。其友蓋正大夫之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旻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箋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故曰小旻亦當為刺厲王○三家詩義未詳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適注齊適作穴韓作馱云僻也又

作汙何日斯沮注韓說曰沮止也壞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

視謀猶亦孔之邛疏

傳敷布也回邪適辟沮壞也邛病也箋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

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為政之道回辟

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藏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為政之道亦甚病天下

○列女雋不疑母傳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昊乃旻之譌二字形近故雨無正昊天疾

威亦譌作旻劉向用魯詩義與箋說合知鄭亦用魯義也齊適作穴者文選幽通賦畔回穴其若茲兮曹大家注回邪也穴僻

也古適讀如穴回穴即回適也是齊詩文如此韓適作馱云僻也者釋文引韓詩文云義同詩馱彼晨風又作汙者文選西征

賦事回汙而好還李注引韓詩曰謀馱回汙薛君章句曰回汙邪僻也依杜義補說字此韓詩亦作本至幽通賦注亦引韓詩曰

謀馱回穴或韓詩亦有作穴之本與齊同不得以為李誤也沮

止也壞也者史記劉敬傳索隱引韓詩傳文案止義與箋合壞
義與傳合漢書陳湯傳注亦云沮止也壞也或作止壞漢書食
貨志注沮止壞之周
勃傳沮止壞之意也

滄滄訛訛注韓滄作翕韓說曰翕翕訛訛不善之貌也魯作翕

又作歛訛亦作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疏傳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

甚可哀也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

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至乎言必至於亂○韓滄作

翕曰翕翕訛訛不善之貌也者玉篇言部引韓詩文魯作翕者

釋訓云翕翕訛訛莫供職也此訓作翕又作歛者漢書劉向上

封事曰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

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劉

以歛歛爲相是之義言其背正黨邪翕然同聲不願是非也眾

經音義云吸古文歛喻二形是歛喻字同訛一作些者荀子修

身篇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諂

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

云喻喻些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此之謂也荀爲魯詩之祖此亦魯說些些字同召縉皋皋訛

訛傳訛竄不供事也說文訛竄也竄嬾也是訛與訛同史記貨殖傳注訛病也漢書地理志注訛弱也訛訛者訛竄病弱隨人畫諾不以職事爲意也此輩在朝故謀臧具違不臧具依所謀之道將何所至乎言必亂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注韓集作就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疏傳猶道也集就

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謀事者眾而非賢者是

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謀事者眾訥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己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禮緇衣引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明齊毛

文同漢書藝文志龜厭不告詩以爲刺用齊經文潛夫論卜列篇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淮南覽冥訓高注引詩同明魯毛

文同韓集作就者韓詩外傳六載船人盍胥對晉平公末引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就雙聲字故韓集爲就王應麟詩攷引外傳作不就而今本作不集後人據毛詩妄改藝文類聚九

十引外傳作蓋胥文選李注四引外傳亦作蓋胥左襄八年傳子駟引詩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杜注匪彼也行邁

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眾無適從也諸家以杜解爲長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疏

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

近言潰遂也箋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近言之異者言見動軻則泥陷不至於遠也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鹽鐵論復古篇云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桓用齊詩引詩四句明齊毛文同不法先民循大猶是不通王道聽邇言即務權利也爲政不明大體逐淺近之權利以爲經濟在是不知其爲邇言也所聽在是所爭亦在是矣班固幽通賦迺先民之所程用齊經文呂覽不二篇高注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明魯毛文同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旰注韓旰作煤韓說曰靡煤猶無

幾何或哲或謀注齊詩哲作慙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

敗疏

傳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箋靡無止禮旰法也言

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

而任之爲治乎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淪率也王之爲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案傳以靡止爲小則止宜訓大馬瑞辰云抑篇淑慎爾止傳止至也爾雅眊大也釋文眊本又作至易至哉坤元猶言大哉乾元也止至同義至爲大則止亦爲大國雖靡止言國雖不大也故傳云人有通聖者有不能通聖者箋云有通聖者有賢者此詩所言聖否與論語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文法相類彼對賢者言之故識小爲不賢者此對聖言之故或否猶爲賢者耳臚作臚靡臚猶無幾何者釋文引韓詩文上文靡止止訓大則靡臚之臚宜訓盛多胡承琪云縣詩周原臚臚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臚亦作臚左僖二十八年傳原田每每亦與臚同苒之義爲草盛上出是臚臚每皆盛多之義愚案王肅讀臚爲臚云無大有人言少也讀與韓異而訓義同詩言尙有哲謀肅又之人可以輔治也齊哲作哲者漢書敘傳或哲或謀哲作哲齊詩文無淪胥以敗言無令相率入於危亡而無益於國事也列女傳二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明魯毛文同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注魯說曰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人知

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疏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

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隊也如履薄冰恐陷也箋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案暴虎二句釋訓文魯說也馮者湖之段音說文無舟渡河也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是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呂覽安死篇高注無兵搏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為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淮南本經訓高注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脊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佗皆魯說並言宜畏慎小人此最古義後漢郅暉傳暴虎馮河未至之戒用韓經文鹽鐵論詔聖篇引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以比刑法峻則民不犯雖係齊家言然是斷章取義說苑引零句尤多不具錄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亦當為刺厲王○三家詩義未詳晉語秦伯宴公子重耳秦伯賦鳩飛韋注鳩飛小雅

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及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

臣也左昭元年傳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又稱小宛不稱鳩飛蓋當時篇有二名故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注韓戾作厲云厲附也我心憂傷念昔先

人注齊昔作彼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疏傳興也宛小貌鳴鳩鶉

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先人文武也明發發夕至明○馬

瑞辰云釋鳥鶉鳩鶉鶉郭注似山鵲而小短尾淮南許注屈短

也屈與屈通說文屈無尾也玉篇屈短尾也鶉鳩蓋以短屈得

名宛屈義同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宛蓋鶉鳩短尾之貌短小義

近故傳以宛為小貌考工記函人眠其鑽空欲其窻也鄭司農

注窻小孔貌窻宛義同陸疏鳴鳩班鳩也班鳩蓋非今俗所稱

班鳩或鶉鳩一名班鳩耳呂覽季春紀鳴鳩拂其羽高注鳴鳩

則訓高注亦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飛入雲中是鳴鳩實能高

飛詩蓋以鳴鳩短尾似難高舉而翰飛可以戾天以興人主當

勉於為善傳謂以鳴鳩不可戾天為興非詩義也愚案馬說精

當由高注鳴鳩推之魯詩當云小鳥奮翼高飛亦能至天必無

不可戾天之喻如毛所云也楊雄逐貧賦翰飛戾天用魯經文

韓戾作厲云厲附也者文選西都賦李注引韓詩曰翰飛厲天

薛君章句曰厲附也厲正字戾借字厲附也者鳥飛極高自下

視之如與天相附麗附傳字通苑柳篇有鳥高飛亦傳于天義

亦同也廣雅釋詁屬近也呂覽上農篇注厲摩也近天摩天皆與附天義合念昔先人者王不能勇於爲善行文武之道故我心念先人文武而憂傷也齊昔作彼者繁露楚莊王篇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董用齊詩是齊作彼禮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鄭注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二人謂父母陳喬樞云祭義下云文王之詩也孔疏以爲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亦得爲文王之詩案毛傳訓先人爲文武則明發不寐二語即陳文王之德禮記云文王之詩猶云詩言謂文王也愚案詩言文即該武以明發不寐二語爲陳文王之德說亦可通文王爲子止孝雞鳴問寢是不寐有懷之證王逸楚詞招魂注發旦也詩云明發不寐載驅篇齊子發夕發即訓旦言旦夕皆在與此詩明發義同明發不寐者猶言達旦不寐也禮鄭注明發不寐謂夜至旦訓同傳衍一發字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注魯壹作一各敬爾

儀天命不又疏傳齊正克勝也醉而日富矣又復也箋中正通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今女君臣

各敬慎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王引之云爾雅齊速俱訓爲疾書大傳多聞而齊給鄭注齊疾也荀子修身篇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非十二子篇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以先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人然則速通謂之齊大通謂之聖禮內則柔色以溫之鄭注溫藉也正義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承藉玉然禮器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皆為溫藉重禮也正義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纏裹承藉君子亦有威儀以自承藉釋文溫紆運反是溫藉即蘊藉也詩言飲酒雖醉能以溫藉自勝故曰溫克也論語孔注富盛也昏蒙之人他無所知知壹醉而已且日益加盛安望其勉於為善魯壹作一者列女傳入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是魯作一箋云一醉正用魯詩之文各者並王君臣俱戒之新序雜事五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明魯毛文同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注三家螺作蠋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疏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螟蛉

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中原者謂原田之中菽者眾豆之總名後以小豆名荅遂專名菽為大豆藿者豆之葉也采者不禁易林小畜之大過中原有菽用齊經文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者釋蟲螟蛉桑蟲御覽五百四十五引舍人曰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郭注俗謂之桑蠅亦曰戎女又曰果蠃蒲盧郭注即細腰蜂

也俗呼爲蠚蟥楊雄法言學行篇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似我似我久則肖之矣此魯說禮中庸鄭注蒲盧取桑蟲之子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此齊說凡物之渾沌無知而微有知者謂之冥靈然無定字莊子書名木爲冥靈詩名蟲曰螟蛉聲同字變也說文一作螟蟥蛉蟥同音通用齊侯罇鐘銘命難老卽令命也廣雅霈令也是霈令相通之證三家蜾作蠚者說文蠚下云蠚贏蒲盧細腰土蠚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雌詩曰螟蛉有子蠚贏負之蜾下云蠚或从果據上文魯齊皆作蜾則作蠚者蓋韓詩文也土蠚所負不止桑蟲曾於春夏間目驗或窗櫺或筆管此蟲累土成圓孔長約半寸許取花樹上青蟲或灰白色蠅虎及長腳綠蜘蛛如高梁子大者皆實其中對孔作聲煦嫗良久以土封其頂自累土負子封頂每來必作聲約近十日乃去不復來其後蟲出遂成細腰蠚矣似當讀如嗣續之嗣列女楚子發母傳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用魯文明與毛同

題彼脊令注魯題作相脊令作鷓鴣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注三家毋作無疏傳題視也脊令

有取節爾忝辱也箋題之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

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朔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
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魯題作相脊令作鷓鴣者
釋鳥鷓鴣雖渠郭注飛則鳴行則搖漢書東方朔傳答客難曰
王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鷓鴣飛且鳴矣中論
貴驗篇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
懈之謂也陳喬縱云中論說詩與東方生語皆述魯義脊令當
作鷓鴣魯詩之文然也題魯作相相亦視也潛夫論讚學篇詩
云題彼鷓鴣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為傳已而已也蓋
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王亦用魯詩仍作題彼鷓
鴣疑後人順毛所改耳三家毋作無者據上引魯詩作無大戴
禮立孝篇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韓詩外傳八引詩我日
斯邁四句皆作無又曹植魏德論謳用載飛
載鳴明魯齊韓毋皆作無它文與毛同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注韓填作疹疹苦也宜岸宜獄

注韓岸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疏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為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
得也填盡岸訟也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
性不能以自活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
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

得生○釋鳥桑扈竊脂郭注俗呼青雀鶯曲食肉喜盜膏脂食
之因以名云淮南說林訓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云廉也高
注桑扈青雀一名竊脂謂竊脂爲肉食是魯說如此而箋從之
以不啄粟之鳥而今循場啄粟乃無所得食而亂其常也易林
同人之未濟桑扈竊脂啄粟不宜亂政無常使我孔明齊詩說
與魯同填作疹疹苦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胡承琪云古从眞从
疹之字互相段借毛訓填爲盡蓋以填爲疹之借字瞻卽詩邦
國疹瘁傳云疹盡也韓作疹者疹乃籀文疹字疹唇瘍也非其
義韓蓋以疹爲瘡之借字說文瘡病也雲漢召旻箋並云瘡病
也雲漢釋文瘡韓詩亦作疹陳喬樞云古以病苦互訓呂覽權
勳篇貴卒篇注並云苦病也廣雅釋詁病苦也苦窮也然則韓
詩疹苦之訓其義當爲窮苦猶毛詩填盡之訓其義亦爲窮盡
故箋云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
也宜犴至曰獄釋文引韓詩文初學記二十引同說文犴胡地
野狗从犴干聲或从犬作犴詩曰宜犴犴犴犴字通作周官
射人注犴讀如宜犴宜獄之犴漢書刑法志犴獄不平顏注引
服虔云鄉亭之獄曰犴荀子宥坐篇獄犴不治楊倞注引詩宜
犴宜獄御覽六百四十三引應劭風俗通云宜犴宜獄犴司空
也周官凡萬民有罪離于法者役諸司空令平易道路也是犴
者訟繫之地有罪令服此役也獄則讞成而入故韓以鄉亭朝
廷分屬之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者鹽鐵論五刑篇法令眾人不
知所辟此斷獄所以滋眾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犴宜獄握粟出

卜自何能穀刺刑政繁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淮南覽冥訓高注亦引詩握粟出卜二句明齊魯文與毛同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說文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繫傳引詩握粟出卜謂古者求卜必用貝握粟其至微者也則粟所以酬卜莊子人間世鼓篋播精足以食卜人史記日者傳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皆酬卜之粟也黃山云詩言出卜自係貞卜於人言握粟自係爲贄甚薄所望者奢而所持少正由窮盡寡財不能盡善也管子握粟而筮卽用詩語惠棟引此以爲如求兆於豬肩羊膊雖得吉卜安能爲善可謂得詩指矣馬瑞辰乃以爲非詩義則詩胡不云以粟而必言握粟乎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疏傳溫溫和柔貌如集木恐隊也如臨谷恐隕也箋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韓詩外傳七載孫叔敖對狐丘

丈人引溫溫恭人四句又載孔子言明王有三懼引溫溫恭人六句明韓毛文同惟錯入如臨深淵句當爲衍文文選幽通賦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祇用齊經文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注魯說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伯奇仁人而父虐

之故作小弁之詩又曰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放之於野伯奇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於宣王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感悟遂射殺後妻齊說曰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詞興又曰尹氏伯奇父子生離無罪被辜長舌所爲

疏

毛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小弁至之詩趙岐孟子章句文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履霜至後妻蔡邕琴操文選舞賦李注引略同御覽五百八十八琴部引楊雄琴清英云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

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思伯奇作子安之操愚案伯奇逐後于野投江蓋傳聞不一履霜操是求之於野子安操則求之於江莫知所終也後漢黃瓊傳伯奇至賢終於放流李注引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欲立其子為太子欲上當有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之乃逐伯奇也漢書馮奉世傳贊注引說苑略同愚案尹吉甫為周名臣不聞封國所在說苑稱王稱太子未知其審據琴操後母子為伯邦說苑則欲立者為伯封王風黍離篇三家以為伯封求兄之作而又載別說亂之皆當闕疑此魯說讒邪至詞興漢書馮奉世傳贊文陳喬樞云小弁句承伯奇言離騷句承屈原言蓋舉首尾以包中二人否則文法偏枯矣據此班亦以小弁為伯奇作班用齊詩也漢書武五子傳壺闢三老茂上書曰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也積毀之所生也尹氏至所為易林訟之大有文中孚之井家人之謙同又豐之鼎云讒言亂國覆是為非伯奇流離恭子憂哀巽之觀同亦齊說韓詩未聞

弃彼鸞斯歸飛提提魯說曰鸞卑居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

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疏傳興也弁樂也鸞卑居卑居雅鳥也提提羣貌

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
宜咎將殺之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箋樂乎彼雅烏
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
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穀養于曰罹憂
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曰以憂也○說
文昇喜樂也段注引此詩弁卽昇之段借鸞卑居者釋烏文魯
說也孔疏此鳥名鸞而云斯者語辭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
斯釋文前出鸞斯後一云斯語辭並當以後說爲正疏引爾雅
蓋亦無斯今本有斯者誤也傳又云卑居雅烏也者說文鸞卑
居也鸞鸞一字又云雅楚烏也一名鸞一名卑居秦謂之雅雅
卽鴉也爾雅郭注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卑烏可
悟居卽鳥音之變轉水經灤水注引健爲舍人以爲壁居壁卽
卑音之變轉馬融說以爲賈烏賈又雅音之變轉非異名也小
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法言學行篇頻頻之
黨甚於鸞斯黨卽羣也提作頻與罹不協疑本作題彼脊令之
題而讀如提題猶題彼耳左思魏都賦抵抵精衛李注抵抵
飛貌也說文飛翼也或作抵廣韻飛飛飛貌我抵抵同字是提提
卽抵抵之借字矣伯奇言雅烏得食羣飛而樂天下之民亦莫
不得生聚爲樂唯我一人失所而憂我有何辜于天橫被冤枉
我罪果伊何乎心之憂矣如之何而後得順於親也趙岐孟子
章句云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詞也明魯毛文同

踈踈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注韓擣作疴云疴心

疾也假寐永歎維憂用老注韓假作寤維作唯魯作惟心之憂

矣疾如疾首疏傳踈踈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怒思

政使不通於四方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鞫讀同

鞫詩言顧瞻周道本平易也今途窮而不通乃為茂草所郭塞

楚詞東方朔七諫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喻意正同

蔡邕述行賦周道鞫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荒用魯經文怒思

釋詁文擣作疴云疴心疾也者釋文引韓詩文盧文弨云呂覽

盡數篇氣鬱處腸則為張為疴高注疴跳動也與擣義相近胡

承琪云說文疴雖訓腹痛然心腹義本可通玉篇疴心腹疾也

引呂覽云身盡疴腫是疴不專訓腹疾毛殆以擣為疴借故直

訓心疾與陳喬樞云廣雅疴病也玉篇疴心腹疾也疴同上又

病也廣韻疴心腹病也疴上同是疴與擣同字假寐者王逸楚

詞九懷注不脫冠帶而臥曰假寐詩曰假寐永歎王用魯詩明

魯毛文同王注即箋說所本韓假作寤維作唯魯作惟者後漢

質帝紀梁太后詔曰寤寐永歎重懷慘結李注寤覺也寐臥也

詩曰寤寐永歎唯憂用老梁太后治韓詩此詔即用韓語李注

所引亦韓文故寤字唯字與毛不同論衡書虛篇伯奇放流首

髮早白詩曰惟憂用老此詩之為伯奇作信而有徵矣王充用

魯詩維作惟說文疾熱病也从疒从火詩蓋借為煩熱之義後漢桓帝紀梁太后詔曰疾如疾首明韓毛文同漢書中山靖王勝傳對帝傷讒言未引詩云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靖王當景武間此對蓋用魯詩顏注擣築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陳喬樞云擣築之訓蓋舊注據魯詩為說而小顏襲用之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本誤

唐石經正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疏傳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

陰以言母辰時也箋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

胎乎何曾無恩於我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穀梁傳古者公田為居范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

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舊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梓以送死此桑梓必恭敬之義也其父祖所樹子孫見之則追念而加

敬何況我之父母乃我所瞻仰而依附者焉有不恭敬乎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觀舊里焉此用魯經文

桑梓必在里居後遂稱桑梓為故里耳詩又言豈不附屬於我父之毛乎不離麗於生母之裏乎何為如此無恩之甚也我辰

安在者馬瑞辰云左傳日月之會是謂辰大宗伯疏辰即二十八星也蓋日月所會於二十八宿各有所值之辰故日月所會

爲辰二十八宿亦爲辰人生時月宿所值星吉則人亦吉星凶則人亦凶韓昌黎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義本此詩辰當指月宿所值之星而言非兼言六物也黃山云桑柔篇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與此篇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義正相發箋於桑柔亦訓辰時也卽本此傳說而此又別爲六物吉凶之說言我吉安在可也豈可言我凶安在乎馬瑞辰駁之宜矣然日月之會是謂辰引申卽爲時會之義公羊大火爲大辰楚辭夕宿辰陽皆訓辰爲時毛說必與今文相合若必泥爲生人時月宿所值則桑柔之不辰將爲無所值矣此箋之所以仍訓辰爲時而馬氏遂窮不爲說也昌黎我生之辰亦言我之時耳非定指月宿所值之星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注韓說曰嘒嘒小聲也有漙者淵漙漙

淠注魯萑作莞韓作漙魯說曰淠淠茂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注魯屆作艘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疏傳蜩蟬也嘒嘒聲也漙深貌淠淠眾也箋柳木茂盛

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屆至也言今大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遑暇也○嘒嘒小聲也者玉篇口部引詩文毛傳云聲也玉篇云小聲是韓訓說文亦云嘒嘒小聲也皆卽用韓義

曹植蟬賦詩詠鳴蜩聲嘒嘒兮亦韓經文也魯萑作莞者說苑
雜言篇詩云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
之旁無所不容萑作莞通用字儀禮公食大夫禮記加萑席鄭
注今文萑皆爲莞是也韓作漙者韓詩外傳七載楚莊王飲酒
絕纓事末引詩曰有漙者淵漙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萑作
漙字同箋說言大者之旁無不容即本魯韓舊義淠淠茂也者
廣雅釋訓文與毛訓異即本魯故魯屈作艘者釋詁艘至也釋
文引孫炎曰艘古屈字陳喬樞云艘字從舟即此詩譬彼舟流
不知所艘之艘說文艘舟著沙不行也方言艘至也又曰艘宋
語也古雅之別語也郭注雅謂風雅毛作屈魯作艘故孫炎謂
艘古屈字愚案伯奇放逐無所
適歸故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屈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尙求其雌譬彼壞木注魯壞作

痍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疏傳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

謂傷病也箋雉雉鳴也尙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
然舒畱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大子之放棄其妃匹不
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由內傷病之
木內有疾故無枝也寧猶曾也○釋文伎本亦作跛白帖引詩
維足跛跛即毛亦作本也懶之懶不作淮南原道訓高注跛跛行
也是魯必作跛跛說文越一曰行兒玉篇越越鹿走也又曰行

貌顧用韓詩是韓必作越越徐璈云伎伎即奔兒馬瑞辰云徐說也是也伎又通作歧字林歧歧飛行貌是伎伎乃速行爾雅鹿其迹速說文速疾也夏小正鹿人從大戴傳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麗通善之即善走也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皆鹿羣萃善行之證詩言維足伎伎蓋言鹿善從其羣見前有鹿則飛行以奔之與雉求其雌取與正同傳訓為舒貌非淮南時則訓高注呂覽季冬紀高注兩引詩雉之朝雉尚求其雌明魯毛文同禮月令鄭注亦引詩二句明齊毛文同魯壞作癩者釋木癩木苻婁釋文引樊光曰詩云譬彼癩木疾用無枝苻婁者疋偃內病魄磊無枝也此爾雅用魯詩經文之證說文癩病也詩云癩木一曰腫旁出也中論藝紀篇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癩毛作壞癩之段借伯奇言鹿雉尚有羣侶已病自內發無人相助猶傷病之木無枝葉相扶故雖心憂而曾無知我者徒自傷耳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注齊韓瑾作瑾君子

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疏傳瑾路冢也隕隊也箋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

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瑾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列女魏乳母傳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趙岐孟子章句云

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
尙或瑾之而曾不閔已知親之過大也是魯作瑾與毛同齊韓
瑾作殯者說文殯道中死人人所覆也詩曰尙或殯之所引當
是齊韓文左傳道殯相望正用殯字漢書馮奉世傳贊引詩曰
心之憂矣涕既
隕之用齊經文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他矣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疏也傳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佗加

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大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掎其巔
者不欲妄蹈之也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
言今王之遇大子不如伐木析薪也予我也舍襄似讒言之罪
而妄加我大子○言吉甫之信讒如有人以酒相疇得卽飲之
由不愛伯奇之故聞讒卽逐不復舒緩察究之譬伐木者必以
繩曳其顛析薪者必順其理今橫見枉害乃伐木析薪之不如
乎然循此自明則彼將有罪故甯舍之而自他道所以爲仁孝
也申生曰君實不察其非我辭姬必有罪伯奇之用心正與之
同舊說以爲刺父不治是視申生爲不若矣上篇舍彼有罪既
伏其辜伏辜之罪罪已著者也此未著者也曰予之佗矣明舍
者在己非爲刺之蓋事本
易明而終不忍自明耳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

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疏傳浚深也念父孝也高下全引孟子到五丈而慕箋山高矣人登其巔

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

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

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

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大子母子之寵念父孝也

大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

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胡承琪

云詩言無高而非山無浚而非泉山高泉深莫能窮測也以喻

人心之險猶山川君子苟輕易其言耳屬者必將迎合風旨而

交構其間矣馬瑞辰云釋詁繇於也繇由古通抑詩無易由言

箋由於也此詩無易由言當與同義戒君子無易於言也韓詩

外傳五孔子待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

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

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

矣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據外傳知韓毛文同一言正名

知言不可不慎也可證箋說訓由為用之誤無逝四句義已具

前谷風特此詩伯奇念父之深憂家之亂我躬危苦尚實不言

較谷風用情更婉而篤矣黃山曰袒毛者皆謂此篇必為刺幽

王而後可當親之過大然公孫丑舉凱風為比則小弁本事必

應與凱風同類彼僅不悅其子此則徑逐其子故孟子以為親之過大論其過之大非謂其事之大也且幽王因廢申后而及太子其事固以廢后為主得寵忘舊不關信讒太子辭宮廟而出奔亦不當取喻桑梓趙岐章句定為伯奇自作無可疑矣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疏毛序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易林隨之夬云辯變白黑巧言亂國大人失福君子迷惑此齊說

魯韓無聞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憯昊天已威予慎無罪

昊天大憯予慎無辜疏傳憯大也威畏慎誠也箋悠悠思也憯

且為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為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罪而罪我○且語餘聲與其樂只且匪我思且之且同箋訓為且況之且非釋文且徐七餘反觀箋意宜七也反亦疑其誤詩言思天即刺王也曰王乃民之父母且民本無罪辜而刑政之亂如此其大矣列女王章妻傳詩曰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為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遭咎也是此二句魯毛文同魯釋威作威虐與毛訓畏為愬王於天異憯大釋詁文大憯承上亂言釋文

大音泰本或作泰箋即作泰新序節士篇引詩作太憮韓詩外傳四外傳七三引皆作太憮說文憮愛也是憮魯韓皆借字亦與毛異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注三家僭作譖涵作滅云少也亂之又生

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疏傳僭數涵容也

遄疾沮止也祉福也箋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君子斥在位者也在位者

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

止也○三家僭作譖者眾經音義五引詩作譖始既涵毛作僭蓋以為譖之借字說文譖愬也言譖愬之始王盡涵容之涵作

滅云少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胡承琪云謂亂萌初起僭端尚少也陳喬樞云禮月令水泉涵竭呂覽仲冬紀作滅竭漢書石奮

傳九卿咸宣服虔音滅損之滅史記酷吏傳作滅宣蓋古音讀滅如咸故與涵通用愚案涵咸固可通然與減少義不合蓋王

初聽言人未能必王之信不敢多言故始雖譖愬既亦減少及見王信讒則紛然並進而亂成矣當時情事蓋如此廣雅釋詁

三減少也即本韓詩訓義下君子仍屬王說君子如當讒譖之始怒責言者則亂可以疾沮抑或降福於為所言者之賢人則

亂亦可疾止乃始則聽終則信讒人得志矣潛夫論衰制篇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社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此魯說訓社為喜左昭十七年傳范武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社亂庶遄已言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與魯說正同魯語慶其喜而弔其憂韋注喜猶福也是福亦喜也莊子讓王篇時祀謹敬而不祈喜祈喜即祈福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注韓說曰盜讒也亂是用暴盜

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其維王之邛疏傳凡國有疑會同則

也餒進也箋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盜謂小人也春秋傳賤者窮諸盜邛病也小人好為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為王作病○傳引周官司盟屢當作婁潛夫論交際篇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列女殷紂姐已楚考李后二傳引君子信盜六句明魯毛文同說苑政理篇詩云匪其止其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此魯說盜讒也者玉篇次部引韓詩文上云君子信讒今直云信盜易讒言盜恐讀詩者於此致疑故申言之曰盜讒也讒人變亂國是并人主刑賞之柄而盜之故直謂之盜也禮表記小雅曰

詩三
卷一
節之什

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鄭注盜賊也孔甚也餒進也禮緇衣小雅曰匪其止其惟王之邛鄭注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愚案詩釋文其本又作恭此與毛又作本同止讀如為人臣止於敬之止訓邛為勞此齊說韓詩外傳四兩引詩曰匪其止其惟王之邛釋云言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此箋說所本三家維皆作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注三家秩秩作載載

魯莫作漠齊作謨猷作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

獲之注齊韓躍作趨疏傳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龜兔

已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戴震云國家宗廟宮室故在皆君子之為也典章法度具存皆聖人所定也彼讒人者有心破壞之我安得不忖度其故忖度之則情狀得譬如狡兔之躍遇犬則獲矣三家秩秩作載載者說文載大也从大戠聲讀若詩載載大猷此三家文也秩蓋載之段借魯莫作漠者釋詁漠謀也舍人注漠心之謀也陳喬樞云詩釋文莫又作漠一本作謨然則三家今文有作漠者洪範五行傳思心曰睿睿作聖詩言聖人漠之故爾雅注以心之謀為訓愚案釋文所引自是毛詩又作本與三家文同陳說欲以釋文所引溷為三家文未敢附和齊

猷作繇莫作謨者班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繇兮文選注曹大
家曰謨謀也繇道也言人當謨先聖人之道漢書顏注詩小雅
巧言之篇曰秩秩大繇聖人謨之陳喬樞云文選李注毛詩匪
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案顏注引巧言詩為證正作大繇此據
舊說所引齊詩之文班用巧言之篇非用小繇也李說非繇猷
字與猶同猶繇古通禮檀弓咏斯猶注猶當為搖秦人猶繇聲
相近釋詁繇喜也注引禮記曰詠斯猶即繇也古今字耳釋詁
漠謨同訓為謀後漢文苑傳注引詩亦作聖人謨之繁露玉杯
篇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
其內也明齊毛文同韓詩外傳四載齊桓與管仲謀伐莒未引
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明韓毛文同齊韓躍作趨者易林謙
之益云狡兔免趨趨良犬逐昨未濟之師同是齊作趨趨史記春
申君傳集解引韓詩章句曰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之兔
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蹟有時遇犬得之是韓作趨趨戰國
策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楚使黃歇說秦昭王曰王妬楚之不毀
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又曰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躡走也兔狡也喻狡兔騰躍以為難得也或時
已忖度之躍躍躡走也兔狡也喻狡兔騰躍以為難得也或時
遇犬獲之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汝罪也史記取國策
文入春申傳引詩躍躍誤趨趨他人有心二句又誤倒在上新
序善謀篇引詩又沿史記而誤倒惟作躍躍尚不誤耳說文趨
躍也字異義同史記新序俱用魯詩每與齊韓異然因引此章

四句誤倒遂疑魯詩句前後亦與齊韓
毛異則非說三家經文者不可不知也

桂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注魯蛇蛇

一作蛇蛇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疏傳桂染柔意也柔

蛇淺意也箋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
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碩大
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顏之厚者出言虛
偽而不知慙於人○胡承琪云說文集弱兒从木任聲毛詩借
桂桂之桂爲之染卽丹字之借說文丹毛丹丹也徐鍇云丹丹
弱也又通作妍說文妍弱兒廣雅釋訓集妍妍弱也愚案據
廣雅魯韓詩桂染當有作集妍者柔木非泛言柔弱之木故傳
以椅桐梓漆實之而箋以柔木爲善木也說文封立也廣雅樹
立也樹卽封之借字馬瑞辰云釋詁行言也郭注今江東通謂
語爲行是行言二字平列而同義猶云語言耳箋以往來皆可
行爲行言非愚案箋以立木喻立言樹木必由我心擇而取之
行言亦必由我心審而出之非可苟也潛夫論交際篇詩傷蛇
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此魯毛同字之證一作
蛇蛇者呂覽重已篇高注醜讀如詩蛇蛇碩言之蛇魯詩又作
本也說文从它之字隸寫多誤爲从也以篆文它也形近而混
前已辨之蛇卽蛇之俗體蛇蛇又訛訛之借字說文訛下云沈

州謂欺曰訖玉篇訖詭言也訖亦即訖之俗體訖訖碩言正謂
大言欺人毛訓淺意於義未埒易林師之乾一簧兩舌佞言詔
語作妄言謀訣
誤用齊經文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注魯麋作湄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

尪注魯說曰既微且尪胥瘍爲微腫足爲尪齊韓尪作瘡爾勇

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疏傳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胥瘍

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也此
人主爲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腫之
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
之謀大多女所與居之眾幾何人係能然乎○班固漢書敘傳
彼何人斯明齊毛文同魯麋作湄者釋水水草交爲湄郭注詩
曰居河之湄所引據舊注魯詩文湄正字毛作麋借字齊語桓
公問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韋注大勇爲
拳古書或作捲攢字同漢書朱博傳龔勝議及潛夫論三式篇
皆引職爲亂階明魯毛文同勝詒既微至爲尪釋訓文魯說也
引經明魯毛文同淮南傲真訓高注胥自郗以下脛以上也廣
韻引三蒼云癩足上創癩俗字義與小雅合眾經音義引通俗
文曰腫足曰瘡齊韓腫作瘡者說文瘡脛氣足腫引詩曰既微

詩三
卷
三
節
之
什

且瘡蓋齊韓文為猶將多者廣雅猶欺也猶猷古通方言猷詐也將多猶孔多馬瑞辰云居語助讀與日居月諸以居徂向上帝居歆同箋訓居處之居非陳奐云徒猶直也定之方中傳以直訓徒此以徒為直爾居徒幾何猶言爾直幾何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疏

毛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箋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淮南

精神訓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高注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陳喬樞云據高注知魯詩之說是以暴公與蘇公因爭閒田構訟而蘇公作此詩以刺之也愚案暴蘇構衅起於爭田至暴之譖蘇則必隙末之後因事陷之曲全在暴非因爭田構訟而作此詩也二人皆王朝卿士其爭田與訟曲直固不可知然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矣大抵西周未造朝臣競利營私風氣日下以尹氏太師而有與人爭田之訟其他更無論矣是以移易風俗必自上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疏

傳云言也箋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

固似不妄也暴公譖己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為太切故言何

人譖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己情而本之以
解何人意○人即下章二人從行之一人明知其人而言彼何
人者深惡之詩主刺暴詩中暴止一見專責此人據文其意可
知也孔艱者謂其心深而甚難察胡為至我國門外魚梁之上
不入我之國門乎所從者誰惟從暴之言耳王夫之云春秋公
子遂壬午及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及雒戎盟于暴相去三日就
盟兩地暴與衡雍相近可知衡雍在今懷慶府蘇者蘇忿生之
國今懷慶府溫縣蘇暴二國境土犬牙相入故嫌忌而相謗胡
承琪云路史暴辛公采地鄭邑也一云隧隧上脫一暴字左城
及暴隧是暴一名暴其地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與溫接壤
隧春秋時鄭地也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

可疏箋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
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不

入弔唁我乎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
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也○此禍者蓋蘇被譖得罪卒致失
國左傳所云桓王與鄭以蘇忿生之田者即司寇蘇公之世業
也詩言為此禍者誰也爾若無愧胡以聞我受譴至我梁而不
入弔唁我乎爾始於我厚不似今日
之疏聞人云爾不以我為可者何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注韓說曰堂塗左右曰陳我聞其聲不見

其身注魯身作人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疏

傳陳堂塗也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

卽不爲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身乎女今不入人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堂塗左右曰陳者玉篇阜部引韓詩文皮嘉祐云釋宮堂塗謂之陳孔疏引孫炎曰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今爾雅作堂塗郝懿行曰鄉飲酒禮注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在堂下因有下陳之名晏子諫上篇云辟拂三千謝于下陳蓋言屏退之謝於堂下而去也古者狗馬之屬以爲庭實故曰充下陳婢妾卑賤與庭實同故亦曰充下陳俱本爾雅也堂塗考工記匠人作堂塗鄭注引爾雅亦作堂塗借字途或體字陳奐曰匠人堂塗十有二分鄭注謂階前若今令甃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爲峻也賈疏漢時名堂塗爲令甃令甃今之塼也甃則塼道也名中央爲督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二寸於中央爲峻焦循曰甃卽陔陔階次也蓋室南有堂堂下有階東西階及門之塗以甃甃之是謂之堂塗亦謂之陳陳者甃之借字說文甃列也謂甃列於東西也釋名陳堂塗也謂賓主相迎陳列之處也塗乃堂下本名謂之陳者塗之別名也韓云塗左右曰陳左右與東西無二義也箋云公館之堂塗者正義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胡承珙云凡通問皆可謂之聲聞其聲不見其身者蓋通問而不請見也魯身

作人者列女衛靈夫人傳引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詩又云爾行蹤如此詭秘不愧於人之指目乎不畏於天之監察乎所以深責之也禮表記小雅曰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 鄭注言人有所行當慙愧于天人也明齊毛文同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疏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

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胡承珙云匪風傳用爾雅迴風爲飄文此但云暴起之風者惟狀其去來之疾不取迴旋此詩前四章三言逝梁一言逝陳則正義所云數過其門而不入者是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吁

疏箋遑暇亟疾吁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

見我於女何病乎○馬瑞辰云脂音支即支字之段借支與楮通爾雅楮柱也楚詞王逸注軻楮車木也玉篇軻礙車輪木節南山詩箋氏當爲桎鐻之桎釋文桎礙也軻所以支車使止脂爾車即楮爾車亦以軻支而止也詩蓋言爾之緩行且不遑舍息爾之急行豈暇楮爾車以止之遑正言不遑也舊訓脂車爲膏車失其義矣膏車所以行非所以止也黃山云左襄三十一

年傳中車脂轄隸人牧園各贍其事是諸侯賓至主國當命主車之官爲脂其車非賓自脂也詩言爾之安行時亦不肯止舍以待我之牢禮爾之亟行時我卽欲脂爾車轄以助爾行而尙何及故曰遑脂爾車正怪其盱也孔疏謂言汝安舒不見汝間暇舍息言汝急疾又見汝閒暇脂車夫脂車爲時幾何旣不舍息何名間暇此依箋爲說非云何其盱之惰愚案上章三逝梁一逝陳此章又分安行亟行是何人過蘇國者非一次故詩云望其壹者之來亦何病於女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注韓易作施云善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疏傳易說也祇病也箋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

反又不入見我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譜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行去而不入猶曰事亟還則無可解矣易作施云善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易施古音不同部而義近皇矣詩施于孫子箋施猶易也易繫詞上辭有險易京房注易善也凡相善卽相說韓毛義正相成書盤庚不惕予一人白虎通引作不施予一人亦易施通用之類愚案何人以從暴譜蘇內愧而不肯來見詩人旣知其從行又知其不入而仍望其來者意切而詞婉也箋以爲疑之未察蓋非刺何人卽是刺暴而以爲不直斥暴譜者亦非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疏傳士曰壎竹曰篪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

應和如壎篪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

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我不

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為其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

怨故設之以此言○漢書律歷志主曰壎小師字作壎釋樂云

大壎謂之跽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注壎燒土為之大如鵝

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

沂孫炎曰篪聲悲沂悲也郭注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

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郭疏引才上無一字孔詩疏引一寸

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七孔蓋不

數其上出者又周官疏引禮圖言九孔風俗通義言十孔傳聞

異也孔疏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

有壎篪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為作謬

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

並公卿不當自善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愚案詩言同為王臣

班聯比次如物在繩之相貫親切極矣我之信諒爾猶不我知

乎故欲出三物以詛之毛傳所言三物分三等左隱十一年傳

鄭伯使卒出玃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此一時用三物禮

曲禮涖牲曰盟賈疏載異義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

豕三豕彘集流

卷十一節之什

三

犬庶人以雞此於三物外增牛合盟詛言之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注韓說曰短狐水神也有覲面目注魯說

曰覲媧也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疏也傳蜮短狐也覲媧

箋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媧然有面目女乃人

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

御覽九百五十引韓詩內傳文內誤作外即釋此詩為鬼為蜮

之文又奪短上蜮字九百九職部引韓詩外傳曰狐水神也亦

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

頭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

春秋經作蝥穀梁莊十八年傳云蝥射人者也注一名短狐左

釋文狐作弧一名射景詩義疏云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

則殺之故曰射景一名射工左穀梁釋文並云蜮本草謂之射

工亦名水弩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蜮生南越亂氣所生故聖

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其甚者至死

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劉歆以為蜮盛暑所生非

自越來也顏注即射工也亦呼水弩五行志狐亦作弧此物以

其能射害人故受弧名以居水中故人又以爲水神也文選東京賦李注引漢舊儀曰魃鬼也魃蓋通作字又引漢舊儀曰昔顓頊氏有三子一居水中爲魃魃蓋通作字又引漢舊儀曰並言也荀子儒效篇正名篇並引詩爲鬼爲魃六句王逸楚詞大招注蚺短狐也詩云爲鬼爲蚺明魯毛文同覲媾也者釋言文魯說也釋文引孫炎曰覲人面媾然孔疏引說文覲面見人今本人媾面覲也今本越語范蠡曰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注覲面目之貌足正後人據誤本說文以媾爲面醜面慙之非極窮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疏毛序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巷伯奄官

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

及巷伯故以名篇○黃山云後漢孔融傳冤如巷伯李注引毛

叢注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伯被讒

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與傳言孟子將踐刑而

作詩異箋說又異二毛其釋篇名謂由寺人傷讒言將及巷伯

既非事實尤涉不經班固習齊詩司馬遷傳贊言小雅巷伯之

倫顏注亦云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馮奉世傳贊又言孟子宮刑張晏注亦云孟子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後漢宦者傳

李注前引毛序毛萋注後又云巷職卽寺人之職與毛注異不知所出然使巷伯卽寺人則說巷伯者可云卽寺人官名說寺人孟子者可云卽巷伯而經師訖無此說則亦難定惟準之齊說知此篇古無正解不妨并存也

萋兮萋兮成是貝錦注韓萋作縷彼譖人者亦已大甚疏傳興

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也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說文萋草盛非錦文義說苑立節篇詩曰萋兮萋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是魯作萋與毛同韓作縷者說文縷帛文貌詩曰縷兮縷兮成是貝錦未載何家經文玉篇糸部縷下引韓詩曰文貌也縷說文引詩今從後檢唐卷子本玉篇引韓詩實作縷知許用韓文也陳喬樞云文選陸機文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王應麟詩考屬之烈文篇無封靡於爾邦其義未當據曹植魏德論以荆人風靡與交益影從對文是讀靡爲披靡之靡則義不得訓好曹習韓詩者也竊意靡好之訓卽釋巷伯詩縷斐之義韓詩內傳斐字當訓爲靡故薛君章句申釋之曰靡好也方言二云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秦晉曰靡郭注靡細好也其義亦當本之韓詩貝錦者禹貢謂之織貝陸疏貝水介蟲古者貨貝是也餘蚺黃爲質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王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正義言非徒譴讓小辜乃至極刑重罪

是為大甚

哆兮侈兮注魯哆作諂成是南箕彼諧人者誰適與謀疏

大傳哆

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而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問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說文哆張口也魯哆作侈者釋言侈離也郭注見詩陳喬樞云邢疏引此詩哆兮侈兮以侈哆音義同今據郭注見詩當是舊說據魯詩之文引侈兮侈兮為證故郭云然說文侈離別也讀若論語跖足之跖今論語跖字作啟啟開也離亦有開義張口猶開口故侈哆訓義相通史記天官書箕為敖客曰口舌索隱宋均為天口主出氣陳喬樞云天官書箕為敖客曰口舌索隱宋均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言三家集正 卷一
曰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為象故詩曰多兮侈兮成是南箕
孔疏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之二星已侈然而大舌又益大
踵狹對舌為狹耳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
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為侈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注韓翩作續云緝緝續續往來兒也齊魯

緝作聿慎爾言也注韓也作矣謂爾不信疏傳緝緝口舌聲翩

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
也○翩作至兒也玉篇糸部緝下云韓詩曰緝緝續續謀欲譖
言緝緝往來貌也又糸部續下云韓詩曰緝緝續續謀欲譖言
續續往來兒也皮嘉祐云緝緝續續韓皆以為往來貌者行葦
篇授几有緝御箋緝猶續也往來相續故曰緝緝續續既訓往
來緝緝自當同訓漢書楊雄傳續紛往來是續續之訓往來尤
為有據韓詩兩訓較毛義為優齊魯緝作聿者說文聿下云聿
語也引詩作聿聿翩翩與韓毛異蓋齊魯文說文聿下云附耳
私小語也與傳口舌聲之義合毛作緝緝乃聿聿之段借韓也
作矣者韓詩外傳三言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
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行而眾
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是韓也作矣

捷捷幡幡注三家捷作倅亦作捷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

遷疏

傳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遷去也箋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得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誅女○捷捷作

唆唆者漢書揚雄傳反離騷云靈修既信椒蘭之唆佞兮蘇林注唆音詩唆唆幡幡之唆亦作捷捷者眾經音義十六引詩作捷捷幡幡皆三家文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者言倉卒間豈不受爾之諧言而憎惡他人既而知女言不誠亦將遷憎惡他人之心轉而憎惡女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

注魯好作旭草作慄蒼天蒼天視彼驕人

矜此勞人

疏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箋好好者喜讒言之人

者釋訓旭旭僑也即好好之異文馬瑞辰云女曰雞鳴詩旭日始且釋文引說文旭讀若好此旭好同音之證又好古通致从丑聲與旭从九聲同二字並許九切故通用草作慄者釋訓慄慄勞也邢疏引詩勞人草草是慄即草之異文又廣雅云慄慄憂也曹憲音草勞人即憂人也呼天即訴王也欲其視察彼驕人而矜憫此勞人

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注齊韓諧作讒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疏傳投棄也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也箋付與

言三參事集正 卷一
昊天制其罪也。○彼譖人者三家皆與上同作譖下取彼譖人無者字直呼為譖人而已。或作讒人其義同也。齊韓作讒者禮緇衣鄭注巷伯六章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荀悅漢紀亦引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此齊作讒之證。後漢馬援傳朱勃上疏曰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李注引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此韓作讒之證。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又說苑建本篇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二書合之此章魯經文皆全獨作譖與毛同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疏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眾在位者慎而知之。旣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釋丘如畝畝丘郭注丘有壟界如田畝邢疏引李巡曰謂丘如田丘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孔疏楊園亦園名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爲詞也。漢書古今人表寺人孟子列中之上張晏注寺人孟子違於大

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馮奉世傳贊孟子宮
刑張晏注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節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八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谷風之什第十八

詩小雅

谷風

毛序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潛夫論交際篇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

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眾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權忻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疏矣漸疏則賤者愈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矣夫以逾疏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也據此可推知魯詩谷風篇說齊韓無異義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注韓詩曰將恐將懼韓說曰將

辭也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疏傳興也風雨相感朋友

相棄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東風謂之谷風見邶

鄘衛谷風詩將恐至辭也文選任昉策秀才文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文引經明韓毛文同楊雄甘泉賦注引同蔡邕集正交論云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迨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子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後漢書朱穆崇厚論云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子之嘆伐木有鳥鳴之悲皆用魯經文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子于懷將安將樂棄子如遺

注魯子作我**疏**須而成箋寘置也置我於懷言至親已也如遺

者如入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釋天焚輪謂之頽孔疏引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下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頽趙坦云焚當讀為鄭伯之車債于濟之債左襄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釋文引服虔云焚讀曰債債僵也風之大者足以翻車故曰焚輪焚一作焚皆段借字胡承珙云焚輪疊韻文選海賦澗瀆淪而瀉潔注瀆淪相糾貌又封禪文紛綸葳蕤注引張揖云紛綸亂貌皆疊韻形容字頽風曰焚輪者謂其回旋糾亂之狀猶瀆淪紛綸也陳喬樞云釋文焚本作焚焚亦亂也左傳猶治絲而焚之也義與紛同亦足為焚輪訓作糾亂之證愚案傳言風薄相扶而上似與雅注釋頽風為從上下者相反孔疏解為二風并力相扶而上夫谷風東風乘陽上達理之正也惟以風薄為頽風力薄則頽固是暴風迴風也其

力正厚安得言薄故自陳啟源以下辨論紛起皆謂薄當為迫此亦定義也蓋谷風本和而柔能克剛頽風暴下迴旋而來迫於上升之風則仍迴旋而上此即輕氣升物紙鳶騰空之理若頽風亦為自下而上之風則無待相扶亦不得言迫矣焚輪與扶搖皆風之名詞焚喻其暴輪喻其迴合言之即紛綸焚亂之狀稽古編謂焚取火炎上固泥即趙氏以輪為翻車亦可存而不論也魯子作我者新序雜事五引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陳喬樞云文選郭泰機答傅咸詩注引同又釋言疏引亦然蓋魯詩作我韓詩外傳七載宋玉見楚襄王末引詩將安將樂二句明韓毛文同魏志曹植疏谷風有棄予之歎用韓經文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注韓崔嵬作岑原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注

魯維作惟無皆作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疏傳崔嵬山巔也雖

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大德切瑳以道相成之謂也○韓崔嵬作岑原者玉篇山部引韓詩曰岑原山巔也案方言十二岑高也大也廣雅釋詁訓同說文原作邈云高平之野人所登與皇矣傳高平曰原合大司徒五曰原隰其植物宜叢物爾雅釋地可食者曰原則岑原為山巔可植草木處猶孟子岑樓趙注訓為山之銳嶺者也毛作崔嵬而爾雅釋山訓

爲石山戴土卷耳傳誤爲土山戴石戴石之山不能毓草木故此傳易前說爲山巔與韓同知魯齊亦同矣說文崔大高也嵬高不平也崔義難同岑而嵬義乃適與原反魯詩嵬作巍說文訓山巔亦讀嵬爲巍要以韓義爲備矣說文萎下云食牛也矮下云病也詩作萎矮之通借字中論修本篇習習谷風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報德乎草木字蓋轉寫誤倒此魯說與毛義合楊雄逐貧賦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明魯毛文同禮檀弓鄭注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鄭正讀萎爲矮引詩明齊毛文同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疏毛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釋訓哀哀悽悽懷報德也郭注悲苦征役思所生也爾雅正釋此詩之旨是魯說以蓼莪爲困于征役不得終養而作後漢陳寵傳寵子忠疏云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壘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陳喬樞云忠於春秋稱公羊說亦齊學也此據齊詩之說與

大戴禮用兵篇引詩義同視
是齊說與毛合韓詩當同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疏傳興也蓼蓼長大

大我視之以為非莪反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
識其事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蓼蕭傳
蓼長大貌重言之則曰蓼蓼又蒿蒿者莪傳莪蘿蒿也釋草莪
蘿舍人云莪一名蘿郭注今莪蒿也陸璣云莪蒿也一名蘿蒿
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萹蒿蓋蒿類眾多此莪
秋老亦有蒿名始生香美可食謂之莪成蒿則不可食矣今見
長大者以為是莪不知非莪乃是
蒿也故箋以為憂思則心不精識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疏傳莪牡蒿也箋瘁

蔽舍人云蔚一名牡蔽郭注無子者陸璣云三月始生七月華
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而長一名馬新蒿
孔疏引同郭云無子而陸云有角蓋空角無實故以牡名莪三
月尚可食老則同蒿而莫辨矣蔚則七月華似胡麻雖不可食
宜若成實可期及終無子則望全空詩人
自傷不得養父母義更進而意更深也

餅之罄矣注三家餅作瓶罄作室維繫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

之久矣注齊生下有矣字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注韓說曰怙賴

也恃負也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疏傳餅小而罍大罄盡也鮮寡

為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

不得終養恨之言也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

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

所至○說文餅下云饜也或作瓶饜下云汲餅也饜下云器中

空也詩曰餅之罄矣壺下云空也詩曰瓶之壺矣毛作罄作壺

者三家文也釋器罍器也小罍謂之坎郭注罍形似壺大者受

一斛一斛者十斗也禮記十三禮圖云罍大一斛其所容甚

多瀉酒於餅以供斟酌此餅小罍大之證左昭二十四年傳鄭

子太叔對范獻子曰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

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罍之恥王

室之不寧晉之恥也此引餅喻已小國罍喻晉大國雖是斷章

亦取餅小罍大之義餅小而盡以喻已不得養父母罍大而恥

以喻上之人征役不息使人民有不得終養者為上之恥也陳

忠疏引詩二句意同已見上箋謂不使富分貧眾恤寡則恥在

富與眾不在上非詩指齊生下有矣字者大戴禮用兵篇詩云

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盧辯曰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

于兵革之詩也明齊詩多一矣字胡承琪云以無怙恃故謂之

鮮民言其薄德而寡怙也怙賴至負也釋文引韓詩艾眾經音

義一引同馬瑞辰云釋言怙恃也說文怙恃也恃賴也是怙與恃散文通對文異唐風以陟岵興望父即取可怙之義釋名岵怙也是矣恃負互訓說文負恃也漢書高帝紀嘗從王媼武負貫酒如注俗謂老大母爲負顏注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謂母爲負蓋取可恃之義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注三家拊作撫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注魯昊作皞疏厚也箋父

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之猶是也言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三家拊作撫者後漢梁竦傳撫我畜我蓋三家文韓詩外傳七言爲人父之道末引父兮生我六句作拊我與毛同然則作撫者齊魯文也說文愾起也箋蓋讀畜爲愾腹厚釋詁文馬瑞辰云腹與複通說文複重衣貌重衣亦厚之義詩歷言拊畜長育顧復而終以出入腹我蓋言出入則已舉在內在外無所不該故以腹我括之見其無所不愛厚也黃山云初學記十七引詩出入復我腹作復疑三家異文禮月令水澤腹堅呂覽作水澤復高注復或作復是腹復復互通作復與上復我同文異解魯昊作皞者漢書鄭崇傳哀帝詔云欲報之德皞天罔極帝從韋元成韋賞受魯詩此詔所稱詩詞當是魯文顏注皞字與昊同曹植

責躬詩昊天罔極曹習韓詩明韓毛文同
魏志植疏終懷蓼莪罔極之哀用韓經文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疏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民人

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胡承珙云傳云至難者義當如行路難蜀道難之難以烈烈為險阻之狀玉篇廣韻嘯巍也集韻類篇嘯力槩切山高貌古有嘯山氏禮祭法注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烈山氏然則烈烈為山之高峻故傳以為至難三家無異文則烈烈當同訓也漢書王吉傳吉疏云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又曰冬則為風寒之所偃薄顏注發發飄風貌偃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吉用韓詩鄭云發發然寒且疾當即本韓說申毛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疏傳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箋

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律律王安石以為山之萃律說文無律字玉篇有律字云律砥危石文選七發上擊下律注云律當為砮是律砮同字故傳云律律猶烈烈也楚辭怨思飄風蓬埃拂拂兮王注拂拂塵埃貌文選顏延年應詔讌曲水詩滯瑕難拂李注拂亦作弗古字通是弗弗即拂拂矣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疏

毛序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

公十年齊師滅譚○潛夫論班祿篇賦斂重而譚告通陳喬樞

云譚本皆誤作譚莫知其為指此詩矣顧廣圻據毛詩序譚大

夫作此以告病證譚字即譚之譌其說是也愚案譚告通者蓋

魯詩原有此文言譚大夫告東國之病苦具詩上達於周廷也

後漢楊震傳震疏云大東不興於今震習魯詩是魯篇名亦作

大東易林復之兌賦斂重數政為民賊杼軸空虛去其家室否

之豐晉之復同焦用齊詩經文與毛序義合漢書

古今人表譚大夫次厲王世然則非幽王詩也

有饒簋飡有捋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睠言顧之潛焉出涕

疏傳興也饒滿簋貌飡熟食謂黍稷也捋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如砥貢

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睠反顧也潛涕下貌箋飡者客始

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飡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興

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天子之恩厚君子皆法倣

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言我也此

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

如古○說文饒盛器滿貌方言廣雅並曰朦豐也義亦與饒近

馬瑞辰云詩蓋以饗餼之滿興古者邦國之富不若今之杼柚其空也不必如箋以為致餼之禮又云匕所以載牲體亦以取黍稷少牢饋食禮饗人所擬者牲體之匕廩人所擬者黍稷之匕棘匕承上簋餼言王氏念孫以為黍稷之匕是也說文匕所以比取飯一名柶士冠禮鄭注柶狀如匕以角為之是以角為之名柶以木為之名匕雜記匕用桑長三尺棘匕對桑匕言古者喪用桑匕吉用棘匕皆取聲近為義桑言喪則棘為吉非必如傳之赤心為喻也說文底柔石也重文作砥孟子引詩周道如砥四句趙注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趙用魯詩也愚案詩言昔者邦國殷富王道平直君子率履小人遵守世教陵遲民多踰犯今顧念之惟傷懷出涕而已魯義如此鹽鐵論刑德篇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行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韓詩外傳三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言賦斂困窮民不知急公奉上之義踰越禮教終陷刑罪故睠顧而出涕齊韓所說與魯義合荀子宥坐篇引詩睠言作眷焉潛焉作潛然亦魯

文異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注魯佻作

茗韓作嬿云往來貌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疏

傳空盡也

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惟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餽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既盡疾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餽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惠周揚云小東大東言東國之遠近也魯頌遂荒大東箋大東極東也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東則景夕多風鄭注謂大東近日也皆以大東為極東遠言大則近言小可知矣譚為東國因其國而及其鄰封故言小東大東馬瑞辰云釋文杼說文云盛緯器柚本又作軸案說文杼機持緯者釋文引作盛緯器蓋誤玉篇杼織杼也亦作梭御覽引通俗文所以行緯謂之杼說文無杼梭字杼即梭也說文膝機持經者段注膝即軸也謂之軸者如車軸也膝通作勝惟南子曰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又曰黼黻之美在于杼柚作柚者段借字也易林杼柚空虛見陳忠疏杼柚將空並用齊經文糾糾義具魏風魯作佻佻者釋訓佻佻契契現愈遐急也是魯與毛同愈遐急也者明為大東作訓是佻佻本義狀其遠行急切之意一作茗茗者王逸引詩作茗茗公子詳佻本音茗文選魏都賦注引爾雅郭注云佻音鞞茗蓋以音近通借乃魯亦作

本作耀耀往來貌者釋文引韓詩文廣韻二十九篠耀下引同
韓訓往來貌者蓋以耀耀為趨趨之借字廣雅耀耀好也說文
耀直好兒此耀耀本訓蓋出齊詩字同而義異也楚詞九歎征
夫勞於周行兮王逸注行道也詩云若若公子行彼周道陳喬
樞云周行作周道道與疾亦韻臧舖堂云逸訓行為道而引詩
以證之字當本作行其說亦通愚案此詩訓周行為周道詞義
俱順魯詩實勝箋說馬瑞辰云既往既來謂數
數往來疲於道路並無厚往空來之義箋說非

有冽沆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

哀我憚人亦可息也疏傳冽寒意也側出口沆泉穫艾也契契

名也既伐而析之以為薪不欲使沆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
中用也今譚大夫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
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
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
蓄之以為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事○釋文穫
鄭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釋木穫落某氏注可作栝圈皮韜繞
物不解邢疏即引此箋作穫為證雅訓本魯詩文是箋乃據魯
改毛陳喬樞云陸疏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剝剝之長數
尺可為繩索又可為甌帶其材可為杯器與某氏爾雅注合皆
本魯訓也王逸楚詞九歎注契契憂貌也詩云契契寤歎陳喬

縱云楚詞契字舊校云一作挈案廣雅釋訓契契憂也曹憲音契爲挈臧輔堂云曹音挈字疑與正文互易契本作契蓋毛作契三家作挈廣雅據三家本作挈挈憂也與逸注合今楚詞及注契契字是後人所改有舊校可證也釋詁瘳勞也郭注詩曰哀我瘳人是魯作瘳用本字毛作瘳用借字毛釋文字亦作瘳是毛又作本與魯同釋木采薪卽薪陸釋文引樊光注詩云薪是穫薪荆州曰柞木采木時人不曉薪意言薪謂身卽薪伐之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疏

傳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

言富也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絜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眾官廢職如是而已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私人云云言周衰羣小得志○案東人非獨譚人大東小東皆有之據雅訓佻佻契契愈還急也是譚國在遠東故作詩者以大東名篇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注魯鞞作瑁齊鞞作絹佩作珮

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注韓說曰

襄反也疏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朝朝玉貌璫瑞也漢天河也

佩佩之朝朝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

德刺其素食監視也喻王闔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襄駕也駕

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案韓詩外

傳七載陳饒對宋燕語未引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與毛義

同朝作瑁者釋訓舉舉瑁瑁刺素食也孔疏引某氏曰瑁瑁無

德而佩空食祿也是魯作瑁瑁與毛或作本同集韻四十一迴

瑁佩玉貌言瑁瑁而係璫之組自見故詩以長言之云不以其

長而無德而佩之刺意隱然言外箋說正本雅訓又御覽六百

九十一引詩絹絹珮璫朝作絹佩作珮疑齊韓異文或云或以

其酒四句承上起下言東人貢賦入周或以酒往而視之不

為其漿佩璫珮璫然而不以為其長承上文不來意言羣小驕

貴不解恤下惟王如天略無所察故下皆以天為喻漢者天河

也亦曰雲漢監視也光謂如水光天河不辨有星故毛云有光

而無所明孔疏說文歧頃也字從匕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

詩汎歷樞云織女內正紀綱此齊說春秋合誠圖云織女天女

也成衣立紀故齊制成文繡應天道韓說曰襄反也者文選顏

延之夏夜呈從兄詩李注引薛君文與毛傳同上引韓詩曰跂

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明韓毛文同孔疏謂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回反胡承琪云經言日並不及夜況移七襄而至夜亦不得謂之回反蓋反即更也呂覽察微篇知度篇高注並以反為更此言反者亦謂從旦至莫七更其次箋言更其肆者申傳非易傳也爾雅襄除也斯干傳除去也除去者變更之義故韓毛皆以襄為反御覽八百二十五載王逸機賦云終日七襄明魯毛文同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注三家不下有可字

東有啟明注三家啟作启西有長庚注韓詩曰太白晨出東方

為启明昏見西方為長庚有捋天畢載施之行疏傳不能反報

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捋畢貌畢所以掩兔也

何當見其可用乎箋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啟明長庚皆

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傳云反報猶反復也易林小過之比天女

踞牀不成文章大畜之益踞作推焦用齊經文河鼓謂之牽牛者釋天文今爾雅河作何釋文音胡可切胡承琪云郭注今荆

詩三家義疏卷一 谷風之什

州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鼓星在天漢之旁故名河鼓
牽牛在鼓星之下故謂之何鼓天官書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
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明河鼓與牽牛異郝懿行云牽牛
三星牛六星天官誤以牛星爲牽牛故以何鼓牽牛爲二星牟
廷相云牛宿其狀如牛何鼓在牛頭上則是牽牛人也何鼓中
星最明故詩曰皖彼牽牛不可以服箱與下文不可以簸揚不可以挹
注引詩皖彼牽牛不可以服箱與下文不可以簸揚不可以挹
酒漿句法一例毛詩無可字有者三家文馬瑞辰云考工記大
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先鄭注牝服謂車箱服讀爲負說
文箱大車牝服也皆以牝服與箱爲一後鄭云牝服長八尺謂
較也蓋以牝服爲左右較而以箱爲大車之輿其義當與毛傳
同故此箋申毛云不可用於牝服之箱然以經文求之服當作
虛字解不得以爲牝服服之言負也車箱以負器物謂之服牛
以負車箱亦謂之服思元賦羈要裹以服箱李注服駕也箱車
也蓋取驥服鹽車之義而服箱之字則本之於詩又古詩牽牛
不負輓亦本此詩爲說自輓牛頸處言之則曰負輓自牛負車
言之則曰服箱服與負一也淮南說山訓剝牛皮鞞以爲鼓正
三軍之眾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輓也服於輓卽負輓也則知服
箱猶云負箱耳三家啟作启者說文啟教也启開也釋天明星
謂之启明是魯作启韓亦作启現大戴禮四代篇詩云東有開
明疑景帝諱改启爲開太白至長庚史記天官書索隱引韓詩
文何氏古義云廣雅太白謂之長庚知長庚與啟明是一星特

從來解說東西不明似每日東西兩見夫東西非同時當晨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及夕見西方去晨見之期甚遠啟明長庚因東西見而異其名耳胡承珙云太白名長庚不止見廣雅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太白食昴張衡週天大象曰衛生設策長庚入昴此太白爲長庚之證又在張揖前若何氏疑太白不能一日東西兩見則又不然新法表異云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或離太陽而不見所以然者金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七度餘而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雖與日合其光不伏一日晨夕兩見者皆坐此故水緯僅四度餘設合緯向是南合太陽於壽星嗣後雖離四度夕猶不見也合太陽於降婁後雖離四度晨猶不見也此二則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有挾天畢在施之行者孔疏云祭器掩免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胡承珙云此說非也史記天官書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後漢蘇竟傳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是天官家言皆謂畢爲田器證一說文畢田網也又率下云捕鳥畢也是畢之制字亦止有田器一義證二盧令序襄公好田獵畢弋鴛鴦詩畢之羅之傳云畢掩而羅之是序及詩言畢者皆爲田具祭器之畢不見於詩證三漸漸之石篇月離于畢傳畢噉也此用爾雅濁謂之畢文史記律書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索隱引孫炎云掩免之畢或呼爲濁郭注本之是田器濁畢兩名皆

取星象若謂祭器取象在先則祭器之畢更無濁名證四易繫詞佃漁始于包犧茹毛飲血之時未必即有祭器自應以田獵之畢取象在先而助載鼎實者為後證五且本經下句明言載施之行兔置云施于中達施于中林若非畢翳何得言施證六然則箋義雖可通究當以傳為正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

翕其舌注韓翕作吸維北有斗西柄之揭疏傳挹劑也翕合也

者謂上星相近○說文簸揚米去糠也韓詩外傳四引詩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其位無其事也韓翕作吸者玉篇口部詩云惟南有箕載吸其舌吸引也顧用韓詩此韓文也陳奐云禮曲禮以箕自鄉而扱之注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少儀執箕膺搗注膺親也搗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蓋三家詩作吸訓引引舌內鄉似箕形愚案箋說即用韓義改毛引舌內鄉象吸之形兼取箕斂之義也下四句與上四句雖同言箕斗自分兩義上刺虛位下刺斂民也玉篇斗部科有柄形如北斗星用以斟酌也詩云唯北有斗亦飲水器也陳喬樞云此篇唯北有斗四句毛傳均無訓釋玉篇所說科形云云引詩為證蓋亦據韓說也馬瑞辰云說文科勺也勺所以挹取也詩作斗者皆科之借字正義箕斗並在南方之時

箕在南而斗在北故云南箕北斗集傳兼采南斗北斗二說案孔疏以爲南斗是也爾雅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郭注箕龍尾斗南斗是凡箕斗連言者皆爲南斗王氏念孫云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經言西柄之揭若北斗之柄固不常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其說是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說與左氏同請故首章卽以先祖爲言與下篇北山勞於從事不得養父母首章卽言父母詩旨正爲一類毛序泛以爲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未得其要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疏

傳徂往也六月火

箋祖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亂世乎○中論譴交篇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怨刺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徐用魯詩是魯詩以爲行役過時不反而作左文三年傳杜注四月之詩行役歸時思歸祭祀說與中論合是此詩古無異義蓋四月不反

已為過時又歷秋至冬故作詩以刺因言四月立夏六月暑盛又將往矣不能歸而祭祀故思先祖也陳奐云匪彼也彼猶其也胡寧皆何也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言先祖其人何忍予而降禍亂也與雲漢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文義正同王夫之云匪人者猶匪他人也頌弁之詩曰兄弟匪他義同此自我而外不與己親者或謂之他或謂之人皆疏遠不相及之詞猶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也愚案寧如陳說匪人當如王說祖先之於己身默相佑助有息息相通之理已不能歸而祭祀故思先祖先祖居享祭之時亦必念我故言先祖匪猶他人胡忍予之不歸也文義大順讀者泥於箋訓故以為悖慢之言

秋曰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注韓具作俱瘼矣作斯莫魯作

斯瘼爰其適歸疏傳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亂憂瘼病適

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為亂○左宣十二年傳引詩亂離瘼矣左傳毛詩皆古文也韓具作俱瘼矣作斯莫者文選謝靈運九日送孔令詩李注引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詩釋文止引韓言俱變而黃也潘安仁關中詩李注引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賦滄流沙也沙水散石也是沙漠義取漠散魯作斯瘼者說苑政理

篇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仲長
統昌言法誠篇曰亂離斯瘼怨氣并作趙壹刺世疾邪賦曰原
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皆用魯詩然韓魯爰字並無作奚
之本惟家語作奚其適歸偽書未敢據證常璩華陽國志引亂
離瘼矣奚其適歸任昉表亂離斯瘼欲以安歸似
亦用作奚之本但皆在晉以下偽書大行之時矣

冬日烈烈注魯烈烈作栗栗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疏

箋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為酷虐慘毒之政如冬日之
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穀養也民莫不得養
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魯烈烈作栗栗者蔡邕
九惟文用冬日栗栗句烈栗一聲之轉故烈魯作栗冬以紀時
與夏秋同不
必如箋說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注三家侯作維廢為殘賊注魯說曰廢大

也莫知其尤疏傳廢快也箋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
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

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尤過也言在位者貪
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快於惡○三家侯作維者
白帖九十九引詩曰山有嘉卉維栗維梅黃山云蕩之侯作侯
祝正月之侯薪侯蒸皆即為作祝為薪蒸則維栗維梅亦指嘉

卉爲栗梅文選思元賦李注卉草木凡名也是栗梅亦可以卉
名之不必如箋說嘉草生梅栗下矣栗薦豆籩梅和鼎實皆祭
先所資故詩及之廢大也者釋詁文魯說也郭注詩曰廢爲殘
賊爾雅廢大之詁專釋此詩列子楊朱篇廢虐之主張湛注廢
大也列女漢霍夫人傳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其快於惡
不知其爲過也快於惡謂習慣爲惡與傳說同皆用魯義韓詩
外傳七言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云云末
引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明韓毛文同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注韓詩曰曷云能穀

云辭也疏傳構成曷速也箋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

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泉水
本清受染則濁喻行役構禍不能自絜也馬瑞辰云爾雅說文
並曰邁遇也構者邁之段借構禍猶云遇禍集傳訓爲遭禍得
之曷云至辭也玉篇云部引韓詩文引經明韓毛文同皮嘉祐
云文選傳咸詩注引周南
卷耳云何吁矣章句同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疏傳滔滔大水貌其

箋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眾川使不離滯滯喻吳楚之君能
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

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案詩人行役至江漢合流之地即水興懷言江漢為南國之綱紀王朝反不能為天下之綱紀也馬瑞辰云有讀如相親有之有盜莫我有猶王風葛藟篇亦莫我有也左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有相親有也詩人傷已之盡力勞病以事國而不見親有於上耳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疏傳鶉鶉也鶉鳶貪

逃處淵箋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鶉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鶉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陳奐云匪彼也傳云鶉鳶貪殘之鳥也者以喻貪殘之人處於高位大魚上疑奪鱣鮪二字云鱣鮪大魚能逃處淵者以喻今民不能逃避禍害是大魚之不如矣黃山云簡書驅迫登高臨深故有戾天逃淵之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其恆性舉鶉以配鳶舉鱣鮪以概魚耳何草不黃篇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孔子在厄以之自比正同此指他詩如匪載匪來匪教匪誨匪皆不訓彼陳主申毛以抑鄭其說未塉馬瑞辰云釋文鶉徒凡反字或作驚鳶以專反鴟也說文鶉鶉也鶉鶉也正義引說文鶉鶉也從敦而為聲字異於鶉也今案說文隹字注一曰鶉字隹即隹也鶉即鶉也是鶉古或借作鶉之證至雒鶉之鶉說文自作雜耳又說文鶉字別引詩匪鶉匪鳶鶉當即今鶉字五各反與鳶異據正義引蒼頡解詁

六鳶鴟也又引說文鳶鷲鳥也則經文原作鳶字王氏引之云
鳶字見於小雅大雅周官射鳥氏曲禮中庸爾雅釋鳥蒼頡篇
不應說文不載蓋說文有此字而傳寫者脫之也其鷲字注引
詩匪鷲匪鷲當作匪鷲匪鷲蓋本作鷲字因下鷲字篆文相連
寫者遂誤為鷲耳今案王說是也說文鷲字鷲字蓋同訓為鷲
鳥傳寫者誤刪其一段玉裁乃欲據說文誤本改經文之鷲為
鷲失之愚案說文鷲徐鉉疑从雀省故為與專切此與下天
淵為韻若徑从弋即佳部之惟音義俱非鷲即鷲段未失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楸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注魯維作唯疏傳杞

也楸赤棟也箋此言草木生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
告哀言勞病而愬之○蕨薇杞楸草木之微者嘉卉殘賊山隰
所有僅此喻其窮也楸赤棟釋木文郭注好叢生山中蓋山隰
皆有魯維作唯者蔡邕袁滿來墓碑唯以告哀是魯作唯易林
大有之賁作此哀詩以告孔憂用齊經文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疏毛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
其父母焉○後漢楊賜傳賜疏云勞逸無別善惡同流

北山之詩所為作此魯說齊韓蓋同

者之臣今王不均大夫之使乃使從王事獨勞乎故孟子引詩云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訓賢為勞正傳所本鹽鐵論地廣篇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齊義相同箋云專以我有賢才之故云云人無自命為賢才者若王以為獨賢則已受知大用矣而猶不已于行靡事不為乎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疏傳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將壯也旅眾也箋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獨久使我也王謂此事眾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馬瑞辰云彭旁雙聲古通用說文駟馬盛也引詩四牡駟駟即詩四牡彭彭之異文廣雅彭彭旁盛也說文傍字訓近此詩傍傍即旁旁之借字又云方言蹶膂力也東齊曰蹶宋魯曰膂戴震疏證曰膂通作旅詩旅力方剛是也廣雅膂力也王念孫疏證曰大雅桑柔云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周語云四軍之眾旅力方剛義並與膂同膂力一聲之轉今人猶呼力為膂力古之遺語也今案方言又曰膂膂也甄吳之外鄙謂之膂郭注膂者用膂力因名云是力謂之膂膂者用力亦謂之膂古者行人奔走多以負擔為喻左傳弛于負擔是也詩下言經營四方則旅力正當從方言膂也之訓傳訓為眾失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注魯燕燕作宴宴瘁作頓或息偃在

牀或不已于行疏

傳燕燕安息貌盡力勞病以從國事箋不已猶不止也○魯燕燕作宴宴瘁作頓者漢書

五行志劉歆說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頓事國陳喬樞云歆述士文伯引詩語與今左傳異知其從魯詩之文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疏

傳叫呼號召也

鞅掌失容也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孔疏不知叫號者居家用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潛夫論邊議篇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明魯毛文同後漢郎顛傳拜章曰棲遲偃仰寢疾自逸用齊經文刪一或字馬瑞辰云鞅掌二字疊韻即秧穰之類說文秧禾若秧穰也集韻禾下葉多也禾之葉多曰秧穰人之事多曰鞅掌其義一也傳言失容者亦狀事多之兒胡承琪云莊子庚桑楚篇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釋文引崔云鞅掌不仁意案不仁猶言手足不仁不能重即是失容之意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疏

箋咎猶罪過也

風猶放也○馬瑞辰云說文醜樂酒也又媿樂也二字音義並同此詩湛樂及抑詩荒湛于酒皆醜字之假借岷篇士之耽兮

女之耽兮及常棣詩和樂且湛賓之初筵詩子孫其湛釋
詁妣樂也皆妣字之段借風議即放議放議猶放言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疏

毛序大夫悔將小人也箋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

人並○易林井之大有云大輿多塵小人傷賢皇父司徒使君
失家陳喬樞云據易林皇父司徒云云則齊詩之說或以此為

刺厲王時也愚案十月之交篇皇父卿士仍當在幽
王時箋以為厲王非也陳沿箋說之誤魯韓未聞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疏

傳大車小人之所
將也疢病也箋將

猶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堪其勞
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使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眾小事為
憂也進舉小人使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眾小事為
憂適自病也○孔疏冬官車人為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任
載之車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人之所
將也小人扶進大車而塵及已君子扶進小人而病及已故以
為喻疢當依唐石經作疢釋詁疢病也說文疢病也从疒氏聲
後漢張衡傳載衡思元賦思百憂以自疚疹疾字同馬瑞辰云
古音脂與真互轉支真亦互轉疢當讀如疹故與塵韻猶說文
趁讀若塵也三家蓋有作疹者陳喬樞云張用魯詩疾字是據

魯文李注引詩祇
自重兮為證非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頽疏

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己之功德也思眾小事以為憂使人
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荀子大略篇君人者不可以不慎
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
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韓詩外傳七魏
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以後吾
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
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惡我
於君朝廷之大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復樹
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
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
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焉詩曰無
將大車惟塵冥冥據此魯韓詩義並與序合頽光釋詁文

疏箋雍猶蔽也重猶
累也○釋文雍字

又作
壅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詩三
壅
谷風之十

言三參詩集正

小明疏毛序大夫悔仕於亂世也箋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三家無異義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其人注齊共作恭涕零如雨豈不懷

歸畏此罪罟疏

傳芄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罟網也箋明明

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據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征行徂
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
則更夏暑冬寒矣尙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
遭亂世勞苦而悔仕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其人靖共爾位
以待賢者之君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
爾○言王如天於下土之事當無不照察說文芄遠荒也从艸
九聲引詩至于芄野其地不著故但以遠荒言之湖二月上旬
吉日啟行之時至於今已離歷寒暑我心甚憂如毒藥之苦我
念彼靖共職位之賢人可為師法惟以古道自勉經歷艱難不
覺涕零如雨非不懷歸亦畏此罪罟不能歸也齊共作恭者鹽
鐵論執務篇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
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繇役極遠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
往而來歲還故一人行而鄉曲悵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念
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此齊說共與恭同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

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其人睠睠懷顧注魯韓作眷眷懷顧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疏傳除除陳生新也憚勞也箋四月為除

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孔甚庶眾也我事獨甚眾

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睠睠有往仕之志也○

方除毛鄭異義說皆可通魯作眷眷者王逸楚詞九歎注眷眷

顧貌詩曰眷眷懷顧韓作眷眷者文選登樓賦注思元賦注陸

雲荅張士然詩注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王粲從軍詩注顧

引韓詩曰眷眷懷顧說文有眷無睠詩言我事孔庶本欲不顧

而歸然念彼其人又為之眷眷而反顧焉且懼歸而獲譴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其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疏傳奧煖也蹙促也戚憂也箋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

事更益促急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詒遺也我冒亂

於內也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詩借奧為燠陳奐云伊維也

雄雉箋伊當作繫繫猶是也孔疏箋以宣二年左傳自詒繫感
小明云自詒伊戚為義既同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為
繫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左傳正同為繫可知案據此則
孔所見左傳作繫與此詩作伊義同矣興言出宿者思慮展轉
不能安寢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其爾位注魯共一作恭齊共作恭韓靖

共作靜恭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疏傳靖謀也正直為

直箋恆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
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共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
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祐而聽之
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
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嗟爾君子斥王也不指在位之大夫
亦非望未仕之君子言君子當勤於政毋苟自安處靖恭天位
惟正直之人與之為治神明祐聽之必用天祿與女矣特其詞
意甚隱耳魯共一作恭者中論法象篇言君子謙讓莊敬四者
備而福祿從之引詩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是魯亦訓穀為祿漢書淮陽王欽傳元帝璽書曰詩不云乎靖
恭爾位正直是與齊靖共作靖恭者禮表記小雅曰靖恭爾位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注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

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神聽女之所爲
用祿與女韓靖共作靜恭者韓詩外傳四韶用干戚云云未引
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儻
正好是神直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注齊無恆一作毋常靖其作靖

恭一作靜其韓靖共作靜恭亦作靖恭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疏傳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箋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

子勸學篇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說苑貴德篇引詩靖其爾位四句與荀子同明

魯毛文同齊無恆一作毋常靖共作靖恭一作靜其者大戴禮

勸學篇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禮緇衣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繁露祭義篇詩

曰嗟爾君子毋常安息靜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無作毋靖作靜古通用恆作常者墨子非儒篇陳恆作陳常
知常亦通恆陳喬樞以爲漢避諱改未塉韓靖共作靜恭一作
靖恭者韓詩外傳四載齊桓公伐山戎末引詩曰靜恭爾位好
是正直直是與神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外傳七載衛獻公出走反
國未引詩曰靖恭
爾位好是正直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疏毛序刺幽王也。○孔疏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馬

瑞辰云鄭君先通韓詩以鼓鍾為昭王詩蓋韓詩之說故王應麟詩攷以孔疏所引列入韓詩陳喬樞云中候多齊說如擿雒

戒言刺者配姬以放賢是其明證他若契握言元鳥翔水遺卵城簡拾吞生契封商稷起言蒼耀稷生感迹昌皆與詩緯合鼓

鍾之詩鄭據齊詩為說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疏

傳幽王用樂不

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箴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淑善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說文鎗鍾聲也重言之曰鎗鎗將將同音借字風俗通義十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詩云淮水湯湯明魯毛文同南陽漢郡今之南陽府昭王南巡蓋將由此入漢也王會諸侯於淮上而奏先王之樂失禮之甚聞者傷之漢書循吏傳贊用淑人君子明齊毛文同主引之釋詞云允語

詞

鼓鍾喈喈淮水潏潏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疏傳將將

潏潏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太玄鍾鼓喈喈范望注喈喈和聲也說文喈鳥鳴聲鰠樂和鰠也此喈即鰠之段借又潏水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明魯毛文同

鼓鐘伐馨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注韓作憂心且陶陶暢也淑人

君子其德不猶疏傳馨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猶若也箋

訓馨鼓而食高注馨鼓王者之食樂也詩曰鼓鍾伐馨陳喬樞云荀子正論天子者代畢而食雍而徹乎五祀代畢當為伐皋

馨皋古字通用雍而徹乎五祀者謂徹於寵也膳夫職王卒食以樂徹于造主術訓又云奏雍而徹已反而祭竈蓋徹饌而設

之於竈若祭然造竈古字通用專言之則曰竈連類言之則曰五祀據此鼓鍾伐馨王者之食樂魯詩之說即本荀子淮有三

洲者朱右曾云水經注淮水又東為安豐津津淮東有洲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斯洲納厥稱焉通校全淮惟此有洲在今霍

邱縣北陳奐云縣東北十五里有大業陂周二十餘里人呼水門塘相傳古名鎮淮洲陷為陂淮水自霍邱縣東流經正陽鎮

合穎水淮洲陷為陂當在穎水入淮之處左傳所稱穎尾也愚案大水中洲坍塌漲不常淮水三洲最古據朱陳二說二洲一已

爲陂另一洲更無可考古南江併於中江亦其比也憂心且陶
陶暢也者眾經音義十二後漢書注八十一文選注三十四引
韓詩文陳喬樞云廣雅釋言陶憂也正合韓訓說文云暢不生
也玉篇同禮月令曰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
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暢月云者當卽以不生爲義與
訓作暢達相反則暢之本義與鬱近古人以鬱陶連文訓爲憂
思陶猶鬱也知韓詩以陶訓暢暢亦有憂鬱義矣王氏念孫曰
凡一字兩訓而反復旁通者如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
臭之爲香不可悉數爾雅鬱陶絲喜也又云絲憂也絲字卽有
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故喜氣未暢曰鬱陶檀弓疏引何氏
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曰鬱陶楚詞九辨引何氏
鬱陶而思君兮王注憤念蓄積盈臆也孟子書象曰鬱陶思
君爾史記五帝紀我思君正鬱陶是也暑氣蘊隆亦謂之鬱陶
摯虞思游賦戚溽暑之鬱陶兮夏侯湛大暑賦乃鬱陶以興熱
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爲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閭若璩謂憂喜
不同名廣雅誤訓陶爲憂其說非也說文引詩憂心且柚蓋齊
魯詩文愚案說文柚朗也朗暢同意皆憂之達於外者毛作妯
訓動暢與動義亦相成是卽依韓訓作暢達說之非不可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注韓說曰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曰南夷之樂

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

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

也疏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

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

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

諧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

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廣雅欽欽聲也此魯

韓義鼓瑟鼓琴瑟琴在堂上也歌詩以弦之箋以上下釋同音

者笙管在下鐘磬在上傳言四縣皆同卽上與下同也以三舞

釋雅南籥者傳明言爲雅爲南爲籥舞是爲三舞也王者至所

及文選魏都賦李注引韓詩內傳文南夷至差也後漢陳禪傳

李注引薛君文是韓說以雅統六代之樂以南表四夷之樂說
文樂五聲八音之總名六代四夷雖言舞仍以聲音爲節奏故
以南和於雅爲不僭籥者南籥不僭承上同音言則傳箋以舞
說不僭孔疏謂四夷之樂專爲舞皆非矣春官大胥以六樂之
會正舞位注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賈疏六樂
卽六代之樂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注四夷之樂東
方曰鞀南方曰任西方曰柷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
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賈疏四夷樂名出孝經鈞命訣
所引助時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西方之樂持鼓舞助時煞
舞助時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西方之樂持鼓舞助時煞

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合白虎通又云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又云合歡之樂儻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又云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鄭注禮時用齊詩其言六代四夷之樂與韓合則齊說同韓云樂主於舞者鄭以別於六樂之專言節奏也云南方曰任者白虎通南夷之樂曰南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蓋就舞言曰任就歌言曰南方其舞則執籥秉翟及其歌則歛籥合聲南夷歌而東仍持矛西乃舞戚北則擊金以輔之故一說與前異而薛君惟南聲音及籥不僭差之說愈明矣鄭雖以任釋舞而仍以南為其聲歌故引詩以南證之其文王世子注云南南夷之樂也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亦其證東都賦云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僭侏兜雅罔不具集白虎通南夷之樂曰南舊本亦作曰兜兜南一聲之轉言間奏是明主聲樂矣陳禪傳又載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秣任朱離南任并舉亦歌舞并言班賦德廣之詞忠奏合歡二語均見白虎通明齊說一貫也蔡邕獨斷云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合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籥為之聲此即本鞮韠氏祭祀則歛而歌之鄭注云吹之以管籥為之聲蔡學魯詩則魯說亦同齊韓皆以聲歌合雅也齊家以堂上之樂合歡指六代蔡指四夷者概言之均以合歡也禮注引詩明齊毛文同風俗通義亦引詩以籥不僭云籥者樂器竹管三孔所以和眾聲也明魯毛文同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

疏

毛序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箋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

饑饉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也○王逸楚詞離騷注蕘蒺藜也詩曰楚楚者蕘是魯作楚蕘禮玉藻鄭注采齊當為楚齊之齊是齊作楚齊韓蓋與毛同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執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疏

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露積曰庾萬萬曰億妥安坐也侑勸也箋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為此事

乎我將樹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本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黍與與稷翼翼蕃蕪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享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茨蒺藜釋草文郭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說文茨下云以茅葦蓋屋齋下云蒺藜也玉篇蕘蒺藜也說文刺草多貌是齊正字魯毛借字馬瑞辰云棘古作策釋草策刺

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萊又曰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說文萊蒺也蒺萊也棘爲草名又爲凡草刺人之通稱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棘卽茨上之棘猶之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卽薪中之楚也故傳云楚楚茨棘貌正以明茨棘爲一箋分茨棘爲二失之楊雄并州牧箴自昔何爲明魯毛文同說文旗旗眾也从扌與聲是與與有眾義廣雅翼翼盛也張衡南都賦菽麥稷黍翼翼與與用魯經文說文倉穀藏也庾倉無屋者胡廣漢官解詁在邑曰倉在野曰庾是庾本在野積穀之稱蓋若今之囤也馬瑞辰云億說文作億云億滿也一曰十萬曰億是億之本義訓滿與盈同義王氏引之曰易林言倉盈庾億乾之師比之師坤之恆同億亦盈也語之轉耳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其說是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

注魯祊作閔齊韓祊作繫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

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疏傳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平或齊其肉

祊門內也皇大保安也箋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肉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

於是甚明皇咍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咍之其
鬼神又安而饗其祭祀慶賜也疆竟界也○魯祊作閔者禮禮
器正義引釋宮廟門謂之閔郊特牲正義引同皆與詩疏引爾
雅文異又詩疏引李巡注閔故廟中門名也孫炎注詩云祝祭
于祊謂廟門也與左襄二十四年傳疏引亦同陳喬樞云毛詩
作祊詩左傳正義引爾雅李孫注亦當同今本爾雅作閔謂之
爾雅經文作閔是用魯文李孫注亦當同今本爾雅作閔謂之
門郝氏懿行曰禮郊特牲廟門曰祊正義以為釋宮文禮器正
義亦引釋宮廟門謂之閔參以李孫二注並以廟門釋閔疑爾
雅古本當作廟門謂之閔賴有注疏可證惟左傳正義引爾雅
與今本同或出後人所改耳齊韓祊作繫者說文繫下云門內
祭先祖所以徬皇詩曰祝祭于繫祊下云繫或體据春秋正義
魯詩作閔則作繫者齊韓文也陳奐云凡祭宗廟之禮廟主藏
於室中于其祭也祝以詔告之所謂直祭祝于主也廟門之內
皆祖宗神靈所馮依焉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其祭也祝以博
求之所謂索祭祝于祊也是祊祭當在事口前至繹祭主未納
故無詔室之祭亦必無索神之祭鄭注禮以祊為繹宜於廟
外箋詩又以門內為大門內非廟門內鄭箋常自用其禮注
孔疏曲護解廟門外為繹祭之祊廟門內為正祭之祊則詩之
祊與禮郊特牲禮器之祊為二祭矣焦循宮室圖云繹祭之名
見於諸經者絕不與祊混祊皆正祭索神之名所云為祊於外
而出於祊者皆對室中言非門外也焦說是已蔡邕司空臨晉

侯楊公碑祀事孔明明魯毛文同孝孫有慶三句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詞

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

獻醕交錯禮儀卒度注韓儀作義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

福萬壽攸酢疏傳爨爨爨肉也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內羞

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也獲得

時也格來酢報也箋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

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

事舅姑之稱也庶胙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

肥胙美者也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

曰醕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胡承琪云

釋訓踏踏敏也說文踏長脛行也从足昔聲一曰蹴踏爾雅本

釋此詩之踏踏合之說文長脛者敏於行執爨踏踏以敏為本

義至一曰蹴踏乃論語馬注所謂恭敬貌者與詩義別王逸楚

詞九歎注爨炊竈也詩云執爨踏踏明魯毛文同馬瑞辰云釋

訓慎慎勉也疑此詩莫莫之異文當本三家說文慎勉也亦敬

謹之意與傳敬至義合又云交者迭之消借說文迭會也錯者

道之段借說文道交道也特牲饋食禮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

辯鄭注交錯猶言東西蓋渾言則交錯為東西行析言則東西

正相值爲遠東西邪行爲造旅酬行禮皆一這一遣也呂覽慎
行篇高注酬報也詩曰獻酬交錯明魯毛文同張衡南都賦獻
酬既交用魯經文班固東都賦獻酬交錯明齊毛文同韓儀作
義者韓詩外傳四三引詩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今本皆與毛同
係後人妄改王應麟詩攷引作義肆師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
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左傳邾儀父漢書鄒陽傳作義父說文
云義者己之威儀也故經傳多以義爲儀荀子修身篇人無禮
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
卒獲此之謂也禮論引詩同禮坊記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鄭注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
也明魯齊並與毛同陳奐云此章及明日釋祭祭畢而饗燕賓
客由饗燕而推本於神報介福則祀事至此畢矣下三章又復
敘祭祀始末以明思古之情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注韓詩曰

馥芬孝祀韓說曰馥香貌也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

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疏傳熯敬也善其事曰

也稷疾勅固也箋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過徂往也孝孫甚
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

寺三家義集疏卷十八谷風之什

言三象事集正卷十八
三
撮之物往予主人卜予也苾苾芬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撮詞之意齊減取也稷之言卽也永長極中也撮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孺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撮詞以勅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馬瑞辰云少牢饋食禮皇尸命工祝鄭注工官也書皋陶謨百工卽百官工祝正對皇尸爲君尸言之猶書言官占傳言善其事曰工非潛夫論敘錄詩有工祝用魯經文馥芬至貌也文選蘇武古詩注引韓詩及薛君文眾經音義十四引韓詩同惟無薛君曰三字馬瑞辰云釋詁享孝也享訓爲孝故享祀亦謂之孝祀論語而致孝乎鬼神猶言致享乎鬼神也箋謂以孝敬享祀非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疏傳致告告利成也皇大也燕而盡其私恩箋鐘鼓既戒戒諸

孫之意告尸以利成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神安歸者歸於天也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爲敬也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畱與之燕

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白虎通祭祀篇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此魯說。魏志文帝紀曹植諫神具醉止明韓毛文同。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疏傳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替廢引長也箋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

女之殽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

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詞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易林臨之蒙神嗜飲食使

君壽考明齊毛文同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注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此魯說蔡邕九祝詞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明

魯毛文同韓詩外傳三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忘生者眾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言祭禮

也重也

詩三家箋集疏 卷一 谷風之什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

疏毛序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三家義未聞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注韓甸作隄咄咄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

理南東其畝

疏傳甸治也咄咄墾辟貌曾孫成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或南或東箋信乎彼南山之野

禹治而巨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

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韓甸作隄者周官稍人邱乘注乘讀與維禹隄之隄同賈疏云毛詩維禹甸之不

言隄者鄭君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胡承琪云毛訓甸為治者甸讀為田說文田隄也釋地李巡注田敕也謂敕列種穀之

處夫敕列種穀固有治義矣韓字雖作隄亦當同毛訓治爾雅神治也邵晉涵謂神為隄之轉又說文隄理也理即為治亦以

聲近義同也小司徒鄭注甸之言乘也乘亦可訓治幽風亟其乘屋箋云乘治是也此箋必申以邱甸者以下文疆理南畝皆

所以奉禹功故又本甸治之意推而言之賈疏謂鄭注韓詩為說隄是軍陳故訓為乘殆未必然咄咄原隰者馬瑞辰云均人

注甸均也讀如雷雷原隰之雷玉篇雷均也雷與咄音近而義同作雷者蓋韓詩咄釋文云本亦作咄小爾雅廣雅並曰甸治

也畝卽甸也畝亦均也夏小正農率均田均田卽除田除卽治也釋訓畝甸田也正取曾孫田之爲訓說文有均無畝郝懿行謂畝卽均之或體疆者謂定其大界理者細分其地脈也南東其畝者左成二年傳晉卻克伐齊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杜注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蓋南東必因地勢齊在晉東故晉使東畝爲不顧土宜也又呂覽簡選篇晉文公東衛之畝高注使衛耕者皆東畝以遂晉兵也程瑤田云釋阡陌者皆言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惟風俗通具二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天下之川皆東流故川橫則澮縱洫又橫溝又縱遂又橫遂橫者其畝必縱而畝陳於東是故東畝者天下之大勢也遂上有徑當百畝之間故謂之陌其徑東西行故曰東西曰陌也遂上之徑東西行則溝上之畛必南北行畛當千畝之間故謂之阡而曰南北曰阡也此阡陌之通義出於東畝東畝者天下之大勢也然亦有南畝者河東之川獨南流河爲川之最大者而或南流則其畝必南陳而爲南畝矣南畝畝畝橫則遂縱徑亦縱而爲南北行豈不南北爲陌乎溝橫畛亦橫而爲東西行豈不東西爲阡乎由是洫又縱澮又橫而川則縱而南流矣河東之川天下之大川也而獨南流故特舉之以爲東西爲阡南爲陌之例河至大休又北流則畫畝與河東川之南流者同爲南畝而晉人欲使齊盡東其畝此賓媚人所以有無顧土宜

之斥也阡陌之名從遂人百畝千畝百夫千夫生義而匠人之
阡陌則因乎遂人而名之義不係乎畝與夫之千百命名之事
惟變所適亦自然之勢也陳奐云詩言畝有南東則阡陌亦必
南東程說足以證三代定畝之至意天下之川東西流者畝必
東南北流者畝必南其大較也河東之川南流幽岐豐鎬在大
河之西其川與河東之川同是南流其畝必南陳故七月甫田
大田載芟良耜等篇皆云南畝此
篇言疆理天下故云南東畝也

上天同雲注韓說曰雪雲曰同雲雨雪雰雰注三家雰作紛益

之以霰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疏傳霽雰雪貌豐年

雨曰霰霖箋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
小雨潤澤則饒洽○雪雲曰同雲者藝文類聚二御覽十二引
韓詩外傳文又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
雪花曰霰又云自上而下曰雨雪初學記二歲華陳喬縱云初
學記同雲謂陰雲竟天同爲一色又埤雅引詩上天同雲而釋
之曰冬爲上天燠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韓詩以雪雲
爲同雲也三家雰作紛者白帖二兩引詩雨雪紛紛與毛異說
文雰卽氛字云祥也與雪無涉蔡邕九惟文上天同雲明魯毛
文同釋天小雨謂之霰霖說文霰下訓義同徐鍇引詩潤之以
霰霖益作潤蓋韓詩異字又漫下云澤多也引詩既漫既渥亦

據三家文毛作優同音通段霑下云雨霑也
渥下云霑也湜下云濡也足亦湜之借字

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我尸賓壽考萬年

疏傳場畔也翼翼讓畔也或或茂盛貌箋斂稅曰穡界予也成
王以黍稷之稅為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

賓所以敬神也敬
神則得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注韓疆作壻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

考受天之祐疏傳剝瓜為菹也箋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
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

削淹漬以為菹貴四時之異物皇君祐福也獻瓜菹於先祖者
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呂覽孟春紀高注詩曰中田有

廬疆場有瓜無休廢也引經明魯毛文同疆作壻者韓詩外傳
四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

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
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

畝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是以其民和親而
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疆作壻見詩考今本仍作疆乃

誤改史記晉世家出壻乃免與疆同也又周禮載師賈疏眾經
音義十三引皆作壻說文壻界也重文疆从土疆疆从土則壻

詩三家義集疏卷一八 谷風之什

卽疆之消文陳喬樞云此與穀梁傳及漢書食貨志合穀梁魯
詩同一師傳班固漢志皆用齊詩是三家義同穀梁傳曰古者
什一藉而不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
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又曰古者公田爲
居井竈蔥韭盡取焉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
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
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
得而平也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民年二十受田
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
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在墾曰廬在邑曰里
於里有序而鄉有庠春令民畢出在墾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
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穀梁傳言古者公田爲居云云食貨志
言公田餘二十畝云云正此詩所謂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也公
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何休注聖人制
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
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
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其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
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
率受田二十五畝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五穀畢入民皆居宅男
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
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

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所苦不下
堂而知四方說亦與食貨志同公羊爲齊學邵公用魯詩其所
述多齊魯詩義范甯穀梁注卽用邵公語他如趙岐之注孟子
宋均之注樂緯咸同此說其義甚古不可易也詩孔疏乃以諸
儒爲失其說非是馬瑞辰曰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古者
井田之制私田在外公田在中廬又在公田之中故曰中田有
廬詩正義拘孟子九一而助之說謂鄭以爲助則九而助一貢
則十一而貢一通率而什中取一因謂古無公田二十畝爲廬
舍之說案孟子所云皆什一者正謂十一分而取其一詩正義
以什一使自賦謂什一而貢一是也而以九一爲九而助一則
非九一而助舉其大數實則除去廬舍二十畝爲八百八十畝
八家各得田一百二十畝只稅其十畝正爲什一而稅其一此
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攷工記匠人賈疏以爲什外取一亦
什一而取一之義先儒或以什一爲什而取一則與經文其實
皆什一爲不合矣易林小過之漸中田有廬
疆場有瓜進獻皇祖曾孫壽考用齊經文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疏傳周尙赤也鸞刀刀有鸞者言制中節也箋清謂玄酒也酒
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

考納亨時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
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從獻也孔疏從是相亞之詞御覽五

詩三卷卷之三十一 谷風之十

百二十四引詩享以祖考于作以連上為三以與下三其字應
蓋本三家文公羊宣十二年何注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
鋒有鸞也禮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
而後斷也張衡東京賦執鸞刀以袒割用魯經文鸞考文本作
鑿說文鑿从金从鸞省訓為鸞鈴象鸞鳥聲和與公羊說鸞刀
義正合營說文引詩作臄云牛腸脂也營即臄之重文毛作營
知三家作臄郊特牲臄鄭訓腸間脂也祭義臄營鄭又訓血
與腸間脂也初無定說而祭義釋文引字林營是牛腸間脂也
與說文合是說
文義為塢矣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注魯苾作馥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疏傳烝進也箋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

歸咍是孝孫而報之以福○魯苾作馥者蔡邕司空臨晉侯楊

公碑馥馥芬芬是用魯詩何晏景福殿賦亦云馥馥芬芬廣雅
釋訓馥馥芬芬香也皆據魯文
邕碑祀事孔明明魯毛文同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